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毛 詩 注 疏

(二)

毛 鄭 穎 孔
亨 玄 穎 孔
傳 箋 疏 達

商 務 印 書 館

毛詩注疏

(二)

毛鄭
孔穎
孫奕
孫奕

國學基本叢書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二(二之一)

邶柏舟詁訓傳第三

○陸曰·邶云·邶鄘衛者·殷紂畿內地名·屬古冀州·自紂城而北曰邶·南曰鄘·東曰衛·衛在汲郡魏縣·時康叔正封于衛·其末子孫稱并兼彼二國·混其地而名之·作者各有所傷·從其本國而異之·故有邶鄘衛之詩·王肅同·從此訖邶七月十二國·並變風也·邶·蒲對反·本文作鄘·字林·方代反·柏音百·字又作栢·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

孔穎達疏

邶鄘衛譜

邶鄘衛者·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·○正義曰·地理志云·河內本殷之舊都·周既滅殷·分其畿內爲三國·詩風邶鄘衛是也·如志之言·故知畿內·以畿內·故知方千里也·○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·○正義曰·案禹貢大行屬冀州·地理志云·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·以詩言楚丘·桑中·淇水·漕浚·皆在山東·故皆云在大行之東·大行屬河內·河內卽紂都·而西不踰大行者·蓋其都近西也·○北踰衛漳·○正義曰·鄭注禹貢云·衛漳者·漳水橫流·地理志云·漳水在「上黨沾縣大暹谷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·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·南距紂都百餘里耳·故知踰之·」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·○正義曰·禹貢兗州云·桑土既蠶·注云·其地尤宜蠶桑·因以名之·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·僖二十一年·衛遷于帝丘·杜預云·帝丘·今東郡濮陽縣也·濮陽在濮水之北·是有桑土明矣·○周武王伐紂·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·○正義曰·此皆史記衛世家文·○庶殷頑民·被紂化日久·未可以建諸侯·

乃三分其地置三監。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、尹而教之。○正義曰：地理志云：邯以封紂子武庚。鄘管叔尹之。衛蔡叔尹之。以監殷民。謂之三監。則三監者。武庚爲其一。無霍叔矣。王肅、服虔。皆依志爲說。鄭不然者。以書傳曰：武王殺紂。立武庚。公子祿父。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監祿父。祿父及三監叛。言使管、蔡、霍監祿父。祿父不自監也。言祿父及三監叛。則祿父也。外更有三人爲監。祿父非一監矣。古文尙書蔡仲之命曰：惟周公位冢宰。正百工。羣叔流言。乃致辟管叔于商。囚蔡叔于郭鄰。降霍叔于庶人。三年不齒。則以管、蔡、霍三叔爲三監明矣。孫毓亦云：三監當有霍叔。鄭義爲長。然則書叙唯言伐管叔、蔡叔。不言霍叔者。鄭云：蓋敘之也。王制：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。國三人。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。此爲殷民難化。且使監之。武庚又非方伯。不與王制同也。史記云：武王爲武庚未集。恐其有賊心。乃令弟管叔、蔡叔、傅相之。三分其地置三監。則三叔各監一國。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。地理志雖云：管叔尹鄘。蔡叔尹衛。以武庚在三監之中。未可據信。則管、蔡所監。不足明矣。故鄭不指言之。監者。且令監之。非所封也。封卽管、蔡、霍是也。○自紂城而北謂之邯。南謂之鄘。東謂之衛。○正義曰：此無文也。以詩人之作。自歌土風。驗其水上之名。知其國之所在。衛曰：送子涉淇。至于頓丘。頓丘今爲「郡」名。在朝歌紂都之東也。紂都河北。而鄘曰：在彼中河。鄘境在南明矣。都既近西。明不分國。故以爲邯在北。三國之境。地相連接。故邯曰：亦流于淇。鄘曰：送我乎淇之上矣。衛曰：瞻彼淇奧。是以三國皆言淇也。戴公東徙渡河。野處漕邑。則漕地在鄘也。而邯曰：土國城漕。國人所築之城也。思須與漕。衛人所經之邑也。河水瀾灑。宣公作臺之處也。此詩人本述其事作。爲自歌其土也。王肅、服虔。以爲鄘在紂都之西。孫毓云：據鄘風定之方中。楚丘之歌。鄘在紂都之南。相證自明。而城以西無驗。其城之西。迫於西山。南附洛邑。檀伯之封。溫原樊州。皆爲列國。鄘風所興。不出于此。鄭義爲長。○武王既喪。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。乃流言於國曰：公將不利於孺子。○正義曰：此皆金縢之文。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。彼注云：管、國名。叔。字。周公兄。武王弟。封於管。羣弟。蔡叔、霍叔、武王崩。周公免喪。欲居攝。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。故流言於孺子之言於京師。孺子謂成王也。知管叔周公之兄者。孟子文也。○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。秋大熟未穫。有雷電疾風之異。乃後成王悅而迎之。而遂居攝。○正義曰：知者。準的金縢之文。如鄭注金縢。周公初出。成王年十三。避居二年。成王年十四。秋大熟遭雷風。成王迎而反之。是成王年十五。避居三年。云二年者。不數初出之年故也。○三監導武庚叛。○正義曰：書序云：武王崩。三監及淮夷叛。注云：周公還攝政。懼誅。因開導淮夷與俱叛。居攝一年之時繫之。武王崩者。其惡之初。自崩始也。又書傳曰：使管叔、蔡叔監祿父。武王死。成王幼。管、蔡疑周公而流言。奄君蒲姑謂祿父曰：武王既死矣。成王尚幼矣。周公見疑。

矣。此百世之時也。請舉事。然後祿父及三監叛。奄君導之。祿父遂與三監叛。則三監亦導之矣。故左傳曰。管蔡啓商。其間王室。是也。○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復伐三監。○正義曰。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書序文也。彼注云。黜殷命。謂誅武庚是也。既殺武庚。復伐三監。爲異時伐者。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。明非一時也。殺武庚伐三監。皆在攝政二年。故書傳曰。二年克殷。注云。誅管蔡及祿父等也。○更於此三國建諸侯。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。使爲之長。○正義曰。以未可建諸侯。故置三監。今既伐三監。明於此建諸侯矣。書序曰。成王既伐管叔。蔡叔。以殷餘民封康叔。作康誥。攝政二年。伐管蔡。四年。建侯於衛。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。而書序連言之者。注云。言伐管蔡者。爲因其國也。王肅康誥注云。康國名。在千里之畿內。既滅管蔡。更封爲衛侯。鄭無明說。義或當然。或者康誥也。言爲之長者。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。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。故知更建諸侯也。妹邦於諸國屬鄆。酒誥命康叔云。明大命于妹邦。注云。妹邦者。紂都所處。其民尤化紂嗜酒。今祿父見誅。康叔爲其連屬之監。是康叔并監鄆也。又季札見歌鄆鄆衛。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。故知爲之長。○後世子孫稱并彼二國。混而名之。○正義曰。以康叔不得二國。故知後世子孫也。頃公之惡。邠人刺之。則頃公以前已兼邠。其鄆或亦然矣。周自昭王以後。政教陵遲。諸侯或強弱相陵。故得兼彼二國。混一其境。同名曰衛也。此殷畿千里。不必鄆鄆之地止建二國也。或多建國數。漸并於衛。不必一時滅之。故云稍并兼也。地理志云。武王崩。三監叛。周公誅之。盡以其地封弟康叔。號曰孟侯。遷鄆鄆之民於洛邑。故鄆鄆衛三國之詩。相與同風。如志之言。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。非子孫矣。服虔依以爲說。鄭不然者。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。王畿千里。康叔與之同。反過周公。非其制也。○七世至頃侯。當周夷王時。衛國政衰。變風始作。○正義曰。衛世家云。康叔卒。子康伯立。卒。子孝伯立。卒。子嗣伯立。卒。子逯伯立。卒。子靖伯立。卒。子貞伯立。卒。子頃侯立。除頃侯。故七世也。又曰。頃侯厚賂周夷王。夷王命爲衛侯。故知當夷王時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。此及曹不數頃公。共公又不數及。魯則并數。此皆隨便而言。不爲例也。○故作者各有所傷。從其國本而異之。爲鄆鄆衛之詩焉。○正義曰。綠衣。日月。終風。燕燕。柏舟。河廣。泉水。竹竿。述夫人衛女之事。而得分屬三國者。如此語說。定是三國之人所作。非夫人衛女自作矣。泉水竹竿。俱述思歸之女。而分在異國。明是三國之人作矣。女在他國。衛人得爲作詩者。蓋大夫聘問往來。見其思歸之狀。而爲之作歌也。唯載馳一篇序云。許穆夫人作也。左傳曰。許穆夫人賦載馳。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。或是自作之也。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鄆風者。蓋以於時國在鄆地。故使其詩屬鄆也。木瓜美齊。猗嗟刺魯。各從所作之風。不入所述之國。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。以夫人身是衛女。辭爲衛發。故使其詩

歸衛也。宋襄之母。則身已歸「宋」。非復宋婦。其詩不必親作。故在衛焉。并邯鄲分爲三國。鄭并十邑。不分之者。以鄭在西都。十邑之中無鄭名。又皆國小。土風不異。不似邯鄲之地。大與衛同。又先有衛名。故分之也。雖分從邯鄲。其實衛也。故序每篇言衛。明是衛詩。猶唐實是晉。故序亦每篇言晉也。其秦仲陳佗。皆以字配國。當證號之稱。「舜」爲國名而施也。若異國之君。必以國配諡。恐與其君相亂。若河廣宋襄。木瓜齊桓。猶嗟魯莊公之輩是也。三國如此次者。以君世之首。在前者爲先。故世家。頃侯卒。子釐侯立。四十二年卒。子共伯餘立爲君。共伯弟和。襲攻共伯於墓上。共伯自殺。衛人立和爲衛侯。是爲武公。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。故邯鄲在前也。邯鄲柏舟與淇奧。雖同是武公之詩。共姜守義。事在武公政美人相之前。故鄆次之。衛爲後也。凡編詩以君世爲次。此三國當其君之時。或作或否。其有詩者。各於其國。以君世爲次也。世家曰。武公卽位。脩康叔政。百姓和集。五十二年卒。子莊公楊立。二十三年卒。太子完立。是爲桓公。二年。弟州吁驕奢。桓公黜之。十六年。州吁殺桓公而立。九月。殺州吁于濮。迎桓公「子」晉於邢。而立之。是爲宣公。十九年卒。太子朔立。是爲惠公。四年奔齊。立公子黔牟。黔牟立八年。惠公復入。三十「二」年卒。子懿公赤立。九年。爲狄所滅。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。元年卒。立弟燬。是爲文公。此其君次也。序者或以事明主。或言其諡。或終始備言。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。要在理著而已。若一君止一篇者。明言號諡多。則文有詳略。邯鄲柏舟云。莊姜送歸妾也。妾非夫人所當出。出不當夫人莊公時。則莊公詩也。詩述莊姜而作。故序不言莊公也。燕燕云。莊姜送歸妾也。妾非夫人所當出。出不當夫人送。今云送歸妾。明子死乃送之。是州吁詩也。日月。終風。擊鼓。序皆云州吁。凱風從上明之。皆州吁詩也。雄雉。匏有苦葉。序言宣公。舉其始。新臺。二子乘舟。復言宣公。詳其終。則谷風。式微。旄丘。簡兮。泉水。北門。北風。靜女。在其間。皆宣公詩也。鄆柏舟云。共伯蚤死。其妻守義。明武公時作。則武公詩也。牆有茨。公子頑通於君母。君母則惠公母。則惠公詩也。鶉之奔奔。宣姜。亦是惠公之母。則君子偕老。桑中。在其間。亦皆惠公詩也。定之方中。蠨蛸。相鼠。干旄。序皆云文公。文公詩可知。載馳序云。懿公爲狄人所滅。露於漕邑。則戴公詩也。在文公下者。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。闕於下耳。衛淇奧云。美武公。則武公詩矣。考槃。碩人。序皆云莊公。則莊公詩也。氓云。宣公之時。則宣公詩也。竹竿。從上言之。亦宣公詩也。芄蘭刺惠公。則惠公詩也。河廣云。宋襄公母歸于衛。母雖父所出。而文繫於襄公。明襄公卽位乃作。襄公以魯僖十年卽位。二十「一」年卒。終始當衛文公。則文公詩矣。伯兮云。爲王前驅。有狐序云。衛之男女失時。皆不言諡。在河廣木瓜之間。則似文公詩矣。但文公惠公之時。無從王征伐之事。惟桓五年秋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。當宣公時。則伯兮宣公詩也。伯兮既爲宣公

詩。則有孤亦非文公詩也。文公滅而復興。詩無刺者。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。則有孤亦宣公詩也。與伯兮俱闕於此。本在芻蕘之上。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。故不復言宣公耳。推此。則換欄在作序之後。故舉上明下。若本第於此。則伯兮宜言謚以辨嫌。不宜越芻蕘廣而蒙氓詩之序也。木瓜云。齊桓公救而封之。則文公詩也。故鄭於左方中。皆以此知之也。然鄭於其君之下。云某篇某作者。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。未必卽此君之世作也。何則。文王之詩。有在成王時作者。是不必其時卽作也。春秋之義。未踰年不成君。而州吁以春弑君。九月死於濮。不成君而得有詩者。以其已在君位。百姓蒙其惡。故得作詩以刺之也。柏舟共姜自誓。不爲共伯詩者。以共伯已死。其妻守義。當武公之時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。所以爲武公詩也。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。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。故衛宣公先「蒸」於夷姜。後納伋妻。邶詩先匏有苦葉。後次新臺。是以事先後爲次也。舉此而言。則其餘皆以事次也。牆有茨。鴉之奔奔。皆刺宣姜。其篇不次。而使桑中問之。則編篇之意。或以事義相類。或以先後相次。序注無其明說。難以言之。

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

不遇者。君不受己之志也。君近小人。則賢者見侵害。○柏。木名。頃。音傾。近。附近之近。

〔疏〕

柏舟五章章六句。○不遇至侵害。○正義曰。箋以仁人不遇。嫌其不得進仕。故言不遇者。君不受己之志。以言亦汎其流。明與小人並列也。言不能奮飛。是在位不忍去也。穀梁傳曰。遇者何。志相得。是不得君志

亦爲不遇也。二章云。薄言往愬。逢彼之怒。是君不受己之志也。四章云。觀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是賢者見侵害也。

汎彼柏舟亦汎其流

興也。汎。汎。流貌。柏木所以宜爲舟也。亦汎汎其流。不以濟度也。箋云。舟載渡物者。今不用。而與「衆」物汎汎然俱流水中。興者。喻仁人之不見用。而與羣小人並列。亦猶是也。○汎。數劍反。汎。流貌。本或作汎汎流貌者。此從王肅注加。

耿耿不寐。如有隱憂。

耿耿。猶微微也。隱。痛也。箋云。仁人既不遇。憂在見侵害。○耿。古幸反。微音景。

微我無酒。以敖以遊。

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。○敖本亦作遨。五羔反。

〔疏〕

汎彼至以遊。○正義曰。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。此柏木之舟。宜用濟渡。今而不用。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。以與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。此仁德之人。宜用輔佐。今乃不用。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。仁人既與小人並列。恐其害於已。故夜微微然不能寐。如人有痛疾之憂。言憂之甚也。非我無酒可以敖遊。而忘此憂。但此憂之深。非敖遊可釋也。○汎流至濟渡。○正義曰。竹竿云。檜楫松舟。菁菁者莪云。汎汎楊

舟。則松楊皆可爲舟。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。解以舟喻仁人之意。言柏木所以宜爲舟。猶仁人所以宜爲官。非謂餘木不宜也。

我心匪鑿。不可以茹。

鑿。所以察形也。茹。度也。箋云。鑿之察形。但知方圓白黑。不能度其真僞。我心非如是鑿。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。心度知之。○監本又作鑿。甲暫反。鏡也。茹。如預反。徐音如庶反。度。待洛反。下同。

亦有兄弟。不可以據。

據。依也。箋云。兄弟至親。當相據依。言亦有不相據依。以爲是者希耳。責之以兄弟之道。謂同姓臣也。

薄言往愬。逢彼之怒。

彼、彼兄弟。○愬、蘇路反。怒、協韻。乃路反。

〔疏〕○我心至之怒。正義曰。仁人不遇。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。言我心非如鑿然不可以茹也。我心則可以茹。何者。鑿之察形。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。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僞。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。非徒如鑿然。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鑿。今已德則論之。又與君同姓。常相據依。天下時亦有兄弟。不可以據依者。猶尚希耳。庶君應。不然。何由亦不可以據乎。我既有德。又與君至親而不遇。我滿往君所愬之。反逢彼君之志怒不受。已志也。○箋貴之至姓臣。○正義曰。此貴君而言兄弟者。此仁人與君同姓。故以兄弟之道貴之。言兄弟者。正謂君與已爲兄弟也。故逢彼之怒。傳曰。彼、彼兄弟。正謂逢遇君之怒。以君爲兄弟也。

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

石雖堅。尚可轉。帝雖平。尚可卷。箋云。言已心志堅平。過於石席。○卷、眷勉反。注同。

威儀棣棣不可選也

君子望之儼然可畏。禮容俯仰。各有威儀耳。棣棣。富而閑習也。物有其容。不可效也。箋云。稱已威儀如此者。言已德備而不遇。所以慍也。○棣木或作逮。同。徒帝反。又音代。選、雪兗反。選也。儼、魚檢反。本或作嚴。音同。數。色主反。

〔疏〕○我心至可選。○正義曰。仁人既不遇。故又陳已德以怨於君。言我心非如石然。石雖堅。尚可轉。我心堅。不可轉也。我心又非如席然。席雖平。尚可卷。我心平。不可卷也。非有心志堅平。過於石席。又有儼然

之威。俯仰之儀。棣棣然富備。其容狀不可具數。內外之稱其德如此。今不見用。故已所以怨。○傳君子至可數。○正義曰。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。解經之威也。禮容俯仰。各有宜耳。解經之儀也。論語曰。君子正其衣冠。尊其瞻視。儼然人望而畏之。左傳曰。有威而可畏。謂之威。有儀而可象。謂之儀。是也。言威儀棣棣然富備。而閑曉貫習爲之。又解不可選者。物各有其容。遭時制宜。不可數。昭九年左傳曰。服以旌禮。禮以行事。事有

其物·物有其容·是也。

憂心悄悄慍于羣小

慍、[怒]也。悄悄·憂貌。箋云·羣小·衆小人在君側者。○悄、七小反。慍、憂運反。

覲閔既多受侮不少

閔、病也。○遊、古豆反。本或作覲。侮音武。徐又音茂。

靜言思之寤辟有標

靜、安也。辟、拊心也。標、拊心貌。箋云·言、我也。○辟又本作擊。避亦反。標、符小反。拊音撫。

〔疏〕憂心至有標。○正義曰。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。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。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。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。故怨之也。既不勝小人所侵害。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。則寤覺之中。拊心而標然。言

怨此小人之極也。觀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言覲。自彼加我之辭。言受。從已受彼之稱耳。○傳標拊心貌。○正義曰。辟既為拊心。即云有標。故知標拊心貌。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。

日居月諸胡迭而微

箋云·日君象也。月臣象也。微、謂虧傷也。君道當常明如日。而月有虧盈。今君失道而任小人。大臣專恣。則日如月然。○迭、待結反。韓詩作貳。音同。云、貳、常也。

心之憂矣如匪澣衣

如衣之不澣矣。箋云：衣之不澣，則憤辱無照察。○澣、戶管反。憤、古對反。

靜言思之不能奮飛

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。箋云：臣不遇於君，猶不忍去。厚之至也。

〔疏〕

日居至奮飛○正義曰：日常常明，月即有虧。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。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。日實無虧傷，但以日比君，假以言之耳。君既失道，小人縱恣，仁人不遇，故心之憂矣。如不澣之衣，衣

不澣，憤辱無照察，似己之憂煩憤無容樂，仁人憂不自勝，言我安靜而思，君惡如是，意欲逃亡，但以君臣之故，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，鳥能擇木，故取譬也。○箋曰：居至月然○正義曰：禮器曰：大明生於東，月生於西，

陰陽之分，夫婦之位，則日月喻夫婦也。孝經義曰：兄曰姊，曰月又喻兄弟，以其陰陽之象，故隨尊卑爲喻。居諸者，語助也。故日月傳曰：日月乎，不言居諸也。檠弓云：何居，我未之前聞也。注云：居、語助也。左

傳曰：阜陶庭堅不祀，忽諸，服虔云：諸、辭，是居諸皆不爲義也。微謂虧傷者，禮運云：三五而盈，三五而闕。注云：一盈一闕，屈伸之義，是也。十月之交云：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箋云：微謂不明也。以爲日月之

食，知此微非食者，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，是日不當微也。若食則日月同有，何責云胡迭而微，故知謂虧傷也。彼十月之交陳食事，故微謂食，與此別。○箋臣不至之至○正義曰：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，則同姓之臣，故恩

厚之至，不忍去也。以箴膏肓云：楚鬻拳同姓，有不去之恩，論語註云：箕子比干不忍去，皆是同姓之臣，有親屬之恩，君雖無道，不忍去之也。然君臣義合，道終不行，雖同姓有去之理，故微子去之，與箕子比干，同稱三

仁，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。

柏舟五章章六句

綠衣衛莊姜傷己也。妾上僭，夫人失位，而作是詩也。

綠當爲祿。故作祿。轉作綠。字之誤也。莊姜。莊公夫人。齊女姓姜氏。一妾上僭者。謂公子州吁之母。母嬖而州吁驕。○綠。毛如字。綠。東方之間色也。鄭改作祿。吐亂反。篇內各同。妾上。時掌反。注上僭皆同。僭。戾念反。吁。況于反。嬖。補計反。諛法云。賤而得愛曰嬖。嬖。卑也。媀也。

〔疏〕

綠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。○正義曰。作綠衣詩者。言衛莊姜傷已也。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。夫人失位而幽微。傷己不被寵遇。是故而作是詩也。四章皆傷辭。此言而作是詩。及故作是詩。皆序作詩之由。不必卽

其人自作也。故清人序云。危國亡師之本。故作是詩。非高克自作也。雲漢云。百姓見憂。故作是詩。非百姓作之也。若新臺云。國人惡之。而作是詩。碩人云。國人憂之。而作是詩。卽是國人作之。各因文勢言之。非一端。不得爲例也。○箋綠當至吁驕。○正義曰。必知綠誤而祿是者。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。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。五服不言色。唯綠衣言色。明其誤也。內司服注引雜記曰。夫人復稅衣袷翟。又喪大記曰。士妻以祿衣。言祿衣者甚衆。字或作稅。此祿衣者實作祿衣也。以此言之。內司服無祿衣。而禮記有之。則祿衣是正也。彼綠衣宜爲祿衣。故此綠衣亦爲祿衣也。詩者詠歌。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。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。故知當作祿也。隱三年左傳曰。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。曰莊姜。是齊女姓姜氏也。又曰。公子州吁。嬖人之子。是州吁之母嬖也。又曰。有寵而好兵。石碯諫曰。寵而不驕。鮮矣。是州吁驕也。定本。妾上僭者。謂公子州吁之母也。母嬖而

州吁
驕。

綠兮衣兮。綠衣黃裏。

輿也。綠。間色。黃。正色。箋云。綠兮衣兮者。言祿衣自有禮制也。諸侯夫人。祭服之下。鞠衣爲上。展衣次之。祿衣次之。次之者。衆妾亦以賤賤之等服之。鞠衣黃。展衣白。祿衣黑。皆以素紗爲裏。今祿衣反以黃爲裏。非其禮制也。故以喻妾上僭。○裏。音里。間。問廁之間。鞠。居六反。言如菊花之色也。又去六反。言如麴塵之色。王后之服。四曰鞠衣。色黃也。展。知彥反。字亦作襜。音同。王后之服。五曰禮衣。毛氏云。融皆云色赤。鄭云色白。

紗音
沙。

心之憂矣曷維其已。

憂雖欲自止。何時能止也。

〔疏〕

緣兮至其已○毛以間色之緣不當爲衣。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。今緣兮乃爲衣兮。間色之緣。今爲衣而見。正色之黃。反爲裏而隱。以與今妾兮乃蒙寵兮。不正之妾。今蒙寵而顯。正嫡夫人。反見疏而微。緣衣以

邪干正。猶妾以賤陵貴。夫人既見疏遠。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。○鄭以爲婦人之服有緣衣。今見妾上僭。因以緣衣失制。喻嫡妾之亂。言緣兮衣兮。緣衣自有禮制。當以素紗爲裏。今緣衣反以黃爲裏。非其制也。以喻賤兮妾兮。賤妾自有定分。當以謙恭爲事。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。亦非其宜。妾之不可陵辱。猶衣之不可亂制。汝賤妾何爲上僭乎。餘同。○傳緣兮間色黃正色○正義曰。緣。蒼黃之間色。黃。中央之正色。故云。緣間色。黃正色。言間正者。見衣正色不當用間。故玉藻云。衣正色。裳間色。王肅云。夫人正嫡而幽微。妾不正而尊顯是也。○遂緣兮至上僭○正義曰。緣衣黃裏爲非制。明緣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。禮制者。素紗爲裏是也。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緣衣黑者。解以緣衣爲喻之意。由諸侯之妾有緣衣。故服失制以喻僭也。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。韠衣。綸翟。闕翟。鞠衣。展衣。素紗。注云。后從王祭先王。則服韠衣。祀先公。則服綸翟。祭羣小祀。則服闕翟。后以三翟爲祭服。夫人於其國。衣服與王后同。亦三翟爲祭服。衆妾不得服之。故鞠衣以下。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。內司服又曰。辨外內命婦之服。鞠衣。展衣。緣衣。素紗。注云。內命婦之服。鞠衣。九嬪也。展衣。世婦也。緣衣。女御也。鄭以經稱命婦之服。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。則不在命婦之中矣。故注云。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。自九嬪以下三等。故爲此次也。夫人於其國。與王后同。明鞠衣以下。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。此服既有三。則衆妾亦分爲三等。蓋夫人下媵婦鞠衣。二媵展衣。其餘緣衣也。知鞠衣黃。展衣白。緣衣黑者。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。爵弁服。皮弁服。玄端。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。爵弁服。皮弁服。緣衣。以緣衣當玄端。玄端黑。則緣衣亦黑也。故「內服」注以男子之緣衣黑。則知婦人之緣衣亦黑也。又子羔之襲。緣衣繡稱。稱用繡。則衣用黑明矣。緣衣既黑。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。則展衣白。鞠衣黃可知。皆以素紗爲裏者。以周禮六服之外。別言素紗。明皆以素紗爲裏也。今緣衣反以黃爲裏。非其制。故以喻妾上僭也。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。獨舉緣衣者。詩人意所偶言。無義例也。

綠兮衣兮綠衣黃裳

上曰衣。下曰裳。箋云。婦人之服。不殊衣裳。上下同色。今衣黑而裳黃。喻亂嫡妾之禮。○嫡本亦作適。同。丁歷反。

〔疏〕綠衣黃裳。○毛以為同色之綠。今為衣而在上。正色之黃。反為裳而處下。以與不正之妾。今蒙寵而尊。正嫡夫人。反見疏而卑。前以表裏與幽顯。則此以上下喻尊卑。雖嫡妾之位不易。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。鄭

以婦人之服不殊裳。祿衣當以黑為裳。今反以黃為裳。非其制。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為事。今反上僭為事。亦非其宜。○箋婦人至同色。○正義曰。言不殊裳者。謂衣裳連。連則色同。故云上下同色也。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。

喪服云。女子子在室為父。布總箭筈。紼衰三年。直言衰。不言裳。則裳與衰連。故注云。不言裳者。婦人之服不殊裳。是也。知非吉凶異者。十昏禮云。女次純衣。及禮記子羔之裏。祿衣纁精為一稱。譏處婦服。皆不言裳。

是吉服亦不殊裳也。若男子朝服。則緇衣素裳。喪服則斬衰素裳。吉凶皆殊衣裳也。

心之憂矣曷維其亡

箋云。亡之。言忘也。

綠兮絲兮女所治兮

綠。末也。絲。本也。箋云。女。女妾上僭者。先染絲。後「製」衣皆女之所治為也。而女反亂之。亦喻亂嫡妾之禮。責以本末之行。禮大夫以上衣織。故本於絲也。○女。崔云。毛如字。鄭音汝。行。下孟反。下同。以上。時掌

反。衣織。於既反。下音志。

我思古人俾無訛兮

俾、使、說、過也。箋云。古人。謂制禮者。我思此人。定尊卑。使人無過差之行。心善之也。○俾、卑爾反。沈必履反。說音尤。本或作尤。差、初賣反。又初佳反。

〔疏〕緣兮至說兮。毛以為言緣兮而由於絲兮。此女人之所治。以與使妾兮而承於嫡兮。此莊公之所治。由緣以爲緣。即緣爲末。絲爲本。猶承嫡而使妾。則妾爲卑而嫡爲尊。公定尊卑不可亂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。

今公何爲使妾上僭。而令尊卑亂乎。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。使已微而妾顯。故云我思古之君子。妻妾有序。自使其行無過差者。以莊公不能然。故思之。○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。是汝婦人之所爲兮。汝何故亂之。先製衣而後染。使失制度也。以與嫡在先而尊貴。妾在後而卑賤。是汝賤妾之所爲。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。嫡在後而卑。是亂嫡妾之禮。失本末之行。莊姜既見此妾上僭。違於禮制。故我思古制禮之人。定尊卑。使人無過差之行者。禮令下不僭上。故思之。○傳緣末絲本。○正義曰。織絲而爲繒。染之以成緣。故云緣末絲本。以喻妾卑嫡尊也。上章言其反幽顯。此章貴公亂尊卑。○箋女妾至於絲。○正義曰。以此詩傷妾之僭已。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。大夫以上衣織。故知先染絲後製衣。染絲製衣。是婦人之事。故言汝所治爲也。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。但衣者婦人所作。假言衣之失製。以喻妾之上僭耳。故汝上僭之妾。言汝反亂之。喻亂嫡妾之禮也。云亂嫡妾之禮。貴之以本末之行。本末者。以先染絲爲本。後製衣爲末。大意與毛同。但毛以染絲爲末。箋以製衣爲末耳。箋亦以本喻嫡。以末喻妾。故云亂嫡妾之禮。貴之以本末之行。又解本絲之意。由大夫以上衣織。故本之。知者。玉藻云。士不衣織。士不得。明大夫以上得也。染人掌染絲帛。染絲。謂衣織者也。

絺兮綌兮。淒其以風。

淒、寒風也。箋云。絺綌所以當暑。今以待寒。喻其失所也。○淒、七西反。

我思古人。實獲我心。

古之君子。實得我心也。箋云。古之聖人制禮者。使夫婦有道。妻妾貴賤。各有次序。

〔疏〕

縗兮至我心○毛以為縗兮綌兮常服之以暑時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。非其宜也。以興嫡兮妾兮常節之以禮。今使之醜然以亂之。亦非其宜也。言縗綌不以常暑。猶嫡妾不以其禮。故莊姜云。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。實得我心。○鄭以為言縗兮綌兮「不常暑。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。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。今以上僭於尊位。亦失其所。故思古之人制禮。使妻妾貴賤有次序。令妾不得上僭者。實得我心也。○傳淒寒風○正義曰。四月云。秋日淒淒。淒。寒涼之名也。此連云以風。故云寒風也。○傳古之君子○正義曰。傳以章首二句皆貴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。故以為思古之君子。謂能定尊卑。使妻妾次序者也。○箋古之聖人制禮者○正義曰。箋以上二句。皆貴妾之上僭。故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。使貴賤有序。則妾不得上僭。故思之。

綠衣四章章四句

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。

莊姜無子。陳女戴嬀生子名完。莊姜以為己子。莊公薨。完立。而州吁殺之。戴嬀於是歸。莊姜遠送之于野。作詩見己志。○燕、於見反。戴嬀。居危反。戴。諡也。嬀。陳姓也。完字又作兒。俗音丸。卽衛桓公也。殺如字。又申志反。見、賢遍反。

〔疏〕

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○正義曰。作燕燕詩者。言衛莊姜送歸妾也。謂戴嬀大歸。莊姜送之。經所陳。皆訣別之後。述其送之之事也。○箋莊姜至己志○正義曰。隱三年左傳曰。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。曰莊姜。美而無子。又娶于陳。曰厲嬀。生孝伯。早死。其姊戴嬀生桓公。莊姜以為己子。四年。春。州吁殺桓公。經書弑其君完。是莊姜無子。完立。州吁殺之之事也。由其子見殺。故戴嬀於是大歸。莊姜養其子。與之相善。故越禮遠送於野。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。知歸是戴嬀者。經云先君之思。則莊公薨矣。桓公之時。母不當輒歸。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。明桓公死後。其母見子之殺。故歸。莊姜養其子。同傷桓公之死。故泣涕而送之也。言大歸者。不反之辭。故文十八年。夫人姜氏歸於齊。左傳曰。大歸也。以歸寧者有時而反。此卽歸不復來。故謂之大歸也。衛世家云。莊公娶齊女為夫人。而無子。又娶陳女為夫人。生子早死。陳女女弟。亦幸於莊

公·而生子完·完母死·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·立爲太子·禮諸侯不再娶·且莊姜仍在·左傳唯言又娶於陳·不言爲夫人·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·非也·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·莊姜養之以爲己子·不言其死·云完母死·亦非也·然傳言又娶者·蓋謂媵也·左傳曰·同姓媵之·異姓則否·此陳其得媵莊姜者·春秋之世·不能如禮·

燕燕子飛差池其羽

燕燕·卽也·燕之于飛·必差池其羽·箋云·差池其羽·謂張舒其尾翼·與戴嬀將歸·顧視其衣服·○差·楚佳反·又楚宜反·池如字·卽音乙·本又作乙·郭烏拔反·

之子于歸遠送于野

之子·去者也·歸·歸宗也·遠送·過禮·于·於也·郊外曰野·箋云·婦人之禮·送迎不出門·今我送是子·乃至於野者·舒已懷·盡已情·○野如字·協韻羊汝反·沈云·協句宜音時預反·後放此·憤·符粉反·

瞻望弗及泣涕如雨

瞻·視也·○涕·他禮反·徐又音弟·

〔疏〕

燕燕至如雨○正義曰·燕燕往飛之時·必舒張其尾翼·以與戴嬀將歸之時·亦顧視其衣服·既視其衣服·從此而去·是此去之子·往歸於國·我莊姜遠送·至於郊外之野·既至於野·與之訣別·已留而彼去·稍稍

更遠·瞻望之不復能及·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·上二句謂其將行·次二句言已在路·下二句言既訣之後·○傳燕燕卽正義曰·釋鳥·鸞周·燕燕·卽·孫炎曰·別三名·舍人曰·鸞周名燕燕·又名卽·郭璞曰·一名玄鳥·齊人呼卽·此「燕」卽今之燕也·古人重言之·漢書童謠云·燕燕尾「澁澁」·是也·卽乙字異·音義同·郭氏一音烏拔反·○箋差池至衣服·○正義曰·差池者·往飛之「之」之貌·故云舒張其尾·翼實翼也·而兼言尾者·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·鳥有羽翼·猶人有衣服·故知以羽之差池·喻顧視衣服·既飛而有上下·故以顧之頗之喻出入前却·既上下而有音聲·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·取譬連類·各以其次·○箋婦人送迎不出門○正義曰·傳二十

二年左
傳文。

燕燕于飛。頡之頡之。

飛而上曰頡。飛而下曰頡。箋云。頡頡與戴嬌將歸出入前却。○頡、戶結反。頡、戶郎反。上、時掌反。篇內皆同。

〔疏〕

傳飛而至曰頡。○正義曰。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。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頡之。明頡頡非一也。故知上曰頡。下曰頡。下經言下上其音。音無上下。唯飛有上下耳。知飛而上為音曰上音。飛而下為音曰下音也。

之子于歸。遠于將之。

將、行也。箋云。將亦送也。

瞻望弗及。佇立以泣。

佇立。久立也。○佇。直呂反。

燕燕于飛。下上其音。

飛而上曰上音。飛而下曰下音。箋云。下上其音。與戴嬌將歸。言語感激。聲有小大。○激。經歷反。

之子于歸。遠送于南。

陳在衛南。○南如字。沈云。協句宜。乃林反。今謂古人韻緩。不煩改字。

瞻望弗及。「實勞我心。」

○實、是也。
本亦作寔。

仲氏任只。其心塞淵。

仲、戴嬀字也。任、大。塞、瘞。淵、深也。箋云。任者。以恩相親信也。周禮六行。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。○任、入林反。沈云。鄭而嬀反。塞瘞。於例反。崔集注本作實。行下孟反。下篇同。

終溫且惠。淑慎其身。

惠、順也。箋云。溫謂顏色和也。淑、善也。

先君之思。以勗寡人。

勗、勉也。箋云。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。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。寡人。莊姜自謂也。○勗、凶玉反。徐又況目反。

〔疏〕仲氏至寡人。○正義曰。莊姜既送戴嬀。而思其德行。及其言語。乃稱其字言。仲氏有大德行也。其心誠實而深遠也。又終當顏色溫和。且能恭順。善自謹慎其身。內外之德既如此。又於將歸之時。思先君之故。勸勉寡人以禮義也。○鄭唯任字爲異。言仲氏有任之德。能以恩相親信也。○傳仲戴至任大。○正義曰。婦人不宜名行。今稱仲氏。明是其字。禮記。男大異長。注云。各自爲伯季。故婦人稱仲氏也。任、大。釋詁文也。定本任大之下云。塞、瘞也。俗本。塞、實也。○箋任者至任恤。○正義曰。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。故知爲任恤。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。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。周禮注云。善於父母爲孝。善於兄弟爲友。睦親於九族。姻親於外親。任信於友道。恤振於憂貧。○箋戴嬀至禮義。○正義曰。以勸勉之。故知是禮義也。坊記引此詩。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。不同者。鄭志答吳棫云。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。後乃得毛公傳。「記」古書義又「且」然。記注已

行不復改之。

燕燕四章章六句

日月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難。傷己不見答於先君。以至困窮之詩也。

○難、乃且反。以至困窮之詩也。舊本皆爾。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。誤。

〔疏〕

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。○正義曰。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。

日居月諸照臨下土。

日乎月乎。照臨之也。箋云。日月。喻國君與夫人也。常同德齊意以治國者。常道也。

乃如之人兮。逝不古處。

逝、逮。古、故也。箋云。之人。是人也。謂莊公也。其所以接及我者。不以故處。其違其初時。○處、昌慮反。又昌呂反。

胡能有定。寧不我顧。

胡、何。定、止也。箋云。寧猶曾也。君之行如是。何能有所定乎。曾不顧念我之。是其所以不能定也。○顧本又作顧。如字。徐音古。此亦協韻也。後放此。

〔疏〕

日居至我顧。○正義曰。言日乎以照晝。月乎以照夜。故得同曜齊明。而照臨下土。以興國君也。夫人也。國君視外治。夫人視內政。當亦同德齊意。以治理國事。如此。是其常道。今乃如是人莊公。其所接及我。

夫人。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。是不與之同德齊意。失月配日之義也。公於夫婦尚不得所。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。適曾不顧念我之言。而已無能有所定也。○傳逝速○正義曰。釋言文也。又曰。速、及也。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。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。皆爲及也。顧下章傳亦宜倒讀。云不及我以故處也。雖倒。義與鄭同。但鄭順經文。故似與傳異耳。○箋是其至定完○正義曰。此本傷君不答於己。言夫婦之道尚如是。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。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。鄭引不能定事之驗。謂莊公不能定完者。隱三年左傳曰。公子州吁。有寵而好兵。公不禁。石碚諫曰。將立州吁。乃定之矣。若猶未也。階之爲禍。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。故杜預云。完雖爲莊姜子。然太子之位未定。是完不爲太子也。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。不言爲太子。而世家云。命夫人齊女子之。立爲太子。非也。

日居月諸下土是冒

冒、覆也。箋云。覆猶照臨也。

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

不及我以相好。箋云。其所以接及我者。不以相好之恩情。甚於已薄也。○好、呼報反。注同。王崔申毛如字。

胡能有定寧不我報

盡婦道而不得報。

日居月諸出自東方

日始月盛。皆出東方。箋云。自、從也。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。

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

音聲良善也。箋云。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。○語、魚據反。

胡能有定俾也可忘

箋云。俾。使也。君之行如此。何能有所定。使是無良可忘也。

〔疏〕

日居至可忘。○正義曰。言日乎月乎。日之始照。月之盛望。皆出東方。言月盛之時。有與日同。以與國君也。夫人也。國君之平常。夫人之隆盛。皆秉其國事。夫人之盛時。亦當與君同。如此是其常。今乃如之

人莊公。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。是疏遠已。不與之同位。失月配日之義。君之行如是。何能有所定。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。○傳曰。始至東方。○正義曰。日月雖分照晝夜。而日恆明。月則有盈有闕。不常盛。盛則與日皆

出東方。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。而君恆伸。夫人有屈有伸。伸則與君同居尊位。故箋云。夫人當盛之時。與君同位。○箋無善至于我。○正義曰。如箋所云。則當倒說云。無良德音。謂無善恩意之音聲。處語我夫人也。

日居月諸。東方自出。父兮母兮。畜我不卒。

箋云。畜。養。卒。終也。父兮母兮者。言已尊之如父。又親之如母。乃反養遇我不終也。

胡能有定報我不述

述。循也。箋云。不循。不循禮也。○述本亦作術。

日月四章章六句

終風。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暴。見侮慢而不能正也。

正猶止也。

〔疏〕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。正義曰。暴與難一也。遭困窮是厄難之事。故上篇言難見。侮慢是暴戾之事。故此篇言暴。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。

終風且暴。顧我則笑。

興也。終日風為終風。暴、疾也。笑、侮之也。箋云。既竟日風矣。而又暴疾。興者。喻州吁之為不善。如終風之無休止。而其間又有甚惡。其在莊姜之旁。視莊姜則反笑之。是無敬心之甚。○終風。韓詩云。西風也。

謔浪笑敖。

言戲謔不敬。○謔、許約反。浪、力莽反。韓詩云。起也。笑本又作咲。俗字也。悉妙反。敷、五報反。

中心是悼。

箋云。悼者。傷其如是。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。

〔疏〕終風至是悼。○正義曰。言天既終日風。且其間有暴疾。以興州吁既不善。而其間又有甚惡。在我莊姜之傍。顧視我則反笑之。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。莊姜無如之何。中心以是慆傷。傷其不能止之。○傳暴疾。○

正義曰。釋天云。日出而風為暴。孫炎曰。陰雲不興。而大風暴起。然則為風之暴疾。故云疾也。○傳言戲謔不敬。○正義曰。釋詁云。謔浪笑敖。戲謔也。舍人曰。謔、戲謔也。浪、意「明」也。笑、心樂也。敖、意舒也。

戲、笑邪戲也。謔、笑之貌也。郭璞曰。謂調戲也。此連云笑敖。故為不敬。淇奥云。善戲謔兮。明非不敬也。

終風且霾

霾、雨土也。○霾、亡皆反。徐又莫戒反。雨于付反。風而雨。土爲霾。

惠然肯來

言時有順心也。箋云。肯、可也。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。不欲見其戲謔。○肯來如字。古協思韻。多音梨。他皆放此。

莫往莫來悠悠我思

人無子道以來事已。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。箋云。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。○我思如字。

〔疏〕終風至我思。○毛以爲天既終日風。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。以興州吁常爲不善。又有甚惡恚怒之時。州吁之暴既如是。又不肯數見莊姜。時有順心然後肯來。雖來復侮慢之。與上互也。州吁既然。則無子道以來事

已。是莫來也。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。是莫往也。今既莫往莫來。母子恩絕。悠悠然我心思之。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。○鄭唯惠然肯來爲異。以上云顧我則笑。是其來無順心。明莊姜不欲其來。且州吁之暴。非有順心

肯來也。故以爲若有順心。則可來我傍。既無順心。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。○傳霾雨土。○正義曰。釋天云。風而雨土爲霾。孫炎曰。大風揚塵。土從上下也。○傳人無至加之。○正義曰。以本由子不事已。已乃不得以母道往加

之。故先解莫來。後解莫往。經先言莫往者。蓋取便文也。

終風且噎不日有暵

陰而風曰噎。箋云。有、又也。既竟日風。且復噎。不見日矣。而又噎者。喻州吁闇亂甚也。○噎、於計反。復、扶富反。

寤言不寐。願言則「噫」。

「噫」殆也。箋云。言我願思也。噫讀當為不致噫咳之噫。我其憂悼而不能寐。汝思我心如是。我則噫也。今俗人噫云。人道我。此古之遺語也。○寤本又作噫。又作窻。舊竹利反。又丁四反。又豬吏反。或竹季反。劫也。鄭作噫。音都麗反。劫也。居業反本又作殆。音同。又渠業反。孫毓同。崔云。毛訓逮為欸。今俗人云欠欠欸。欸是也。不作劫字。人體倦則伸志。倦則欸。案音丘據反。玉篇云。欸欠。張口也。咳、開愛反。

〔疏〕終風至則「噫」○毛以為天既終日風。且復陰而噫。不見日光矣。而又噫。以興州吁既常不善。且復怒而行。○鄭唯下一句為異。具在箋。○傳陰而風曰噫。○正義曰。釋天文。孫炎曰。雲風噫日光。○箋既竟至亂甚。○正義曰。此州吁暴益甚。故見其漸也。言且噫者。且陰往噫日。其陰尚薄。不見日。則曰噫也。復云噫。則陰靈益甚。天氣彌闇。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。而且噫已喻其闇。又噫彌益其闇。故云甚也。○傳噫殆。○正義曰。王肅云。願以母道往加之。則噫劫而不行。殆與劫音義同也。定本集注並同。○箋噫讀遺語。○正義曰。內則云。子在父母之所。不敢噤噫噫咳。此讀如之也。言汝思我心如是。解經之願也。言我則噫。解經言則噫也。稱俗人云者。以俗之所傳。有驗於事。可以取之。左傳每引諺曰。詩稱人亦有言。是古有用俗之驗。

噫噫其陰

如常陰噫
噫然。

虺虺其雷

暴若震厲之
聲虺虺然。

寤言不寐。願言則懷。

懷、傷也。箋云。懷、安也。女思我心如是。我則安也。○女音汝。下同。後可以意求之。疑者更出。虺、虛鬼反。

〔疏〕 噫至則懼○毛以爲天既噫然其常陰。又虺虺然其震雷也。以興州吁之暴如是。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。願以母道往加之。我則傷心。○鄭唯下句爲異。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。○傳如常陰噫然○正義曰。上終風且噫也。且其間有噫。時不常陰。此重言噫噫。連云其陰。故云常陰也。言噫復噫。則陰噫之甚也。爾雅云。陰而風爲噫。則此噫亦有風。但前風有不陰。故噫連終風。此則常陰。故直云噫。有風可知也。○傳暴若至虺然○正義曰。雷雨則殷殷然。此喻州吁之暴。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。十月之交曰。燭燭震電。皆此類也。

終風四章章四句

擊鼓怨州吁也。衛州吁用兵暴亂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。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。

將者。將兵以伐鄭也。平、成也。將伐鄭。先告陳與宋。以成其伐事。春秋傳曰。宋瘍公之卽位也。公子馮出奔鄭。鄭人欲納之。及衛州吁立。將修先君之怨於鄭。而求寵於諸侯。以和其民。使告於宋曰。君若伐鄭。以除君害。君爲主。敝邑以賦與陳蔡從。則衛國之願也。宋人許之。於是陳蔡方睦於衛。故宋公。陳侯。蔡人。衛人伐鄭。是也。伐鄭在魯隱四年。○將、子亮反。注將者同。瘍音傷。馮本亦作憑。同。皮冰反。蔡從才用反。下陳蔡從同。

〔疏〕

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○正義曰。作擊鼓詩者。怨州吁也。由衛州吁用兵暴亂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爲將。而興兵伐鄭。又欲成其伐事。先告陳及宋。與之俱行。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。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。怨

者。情所盡恨。刺者。責其愆咎。大同小異耳。故論語注云。怨謂刺上政。譜云。刺怨相尋。是也。言用兵暴亂者。阻兵而安忍。暴虎而禍亂也。古者謂戰器爲兵。左傳曰。鄭伯朝於楚。楚子賜之金曰。無以饋兵。兵者人所

執。因號人亦曰兵。左傳曰。敗鄭徒兵。此箋云。將者將兵。是也。然則此序云用兵者。謂用人兵也。經云踊躍用兵。謂兵器也。國人怨其勇而無禮。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。○箋將者至隱四年。○正義曰。知將兵伐鄭者。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。至九月被殺。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。此言州吁用兵暴亂。是伐鄭可知。時無伐陳宋之事。而經序云平陳與宋。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。陳侯又從之伐鄭。故訓平爲成也。告陳與宋。成其伐事也。春秋曰以下。皆隱四年左傳文也。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。未言在魯隱四年者。以州吁之立。不終此年。唯有此伐鄭之事。上直引傳曰其年。不明。故又詳之也。宋殤公之卽位。公子馮所以出奔陳者。殤公宋穆公之兄子。公子馮則其子也。穆公致位於殤公。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。鄭人欲納之。欲納於宋以爲君也。先君之怨。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。譜依世家。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卽位。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。服虔云莊公。非也。言求寵於諸侯者。杜預云。諸侯雖篡弑而立。既列於會。則不得復討。欲求此寵也。言以除君害者。服虔云。公子馮將爲君之害。言以賦與陳蔡從者。服虔云。賦。兵也。以田賦出兵。故謂之賦。正謂以兵從也。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。宋殤公欲除其害。故二國伐鄭。所以陳蔡亦從者。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。故宋公。陳侯。蔡人。衛人伐鄭。春秋之例。首兵者爲主。今伐鄭之謀。則「吁爲首。所以衛人殺於陳蔡之下者。服虔云。衛使宋爲主。使大夫將。故殺於陳蔡下。傳唯云告宋使爲主。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。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。但傳見使宋爲主。故不言告陳之事。此言平陳與宋。故箋兼言告陳也。

擊鼓其鏜踊躍用兵

鏜然。擊鼓聲也。使衆皆踊躍用兵也。箋云。此用兵謂治兵時。○鏜。吐當反。

土國城漕我獨南行

漕。衛邑也。箋云。此言衆民皆勞苦也。或役土功於國。或脩理漕城。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。是尤勞苦之甚。○漕音曹。

〔疏〕

擊鼓至南行。○正義曰。言州吁初治兵出國。命士衆將行。則擊此鼓。其聲鏜然。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。軍士將行。以征伐爲苦。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。或修理漕城。而我獨見使南行。不得在國也。○傳鏜然至

用兵○正義曰。司馬法云。鼓聲不過闐。字雖異。音實同也。左傳曰。夫戰勇氣也。一鼓作氣。又曰。金鼓以聲氣。故先擊其鼓。而衆皆踊躍用兵也。○箋此川兵謂治兵時○正義曰。以下始云從孫子仲。在路之事。故知此謂治兵時。穀梁傳曰。出曰治兵。入曰振旅。是也。○傳漕衛邑○正義曰。定之方中序云。野處漕邑。載馳序云。露於漕邑。是也。○箋此言至之甚○正義曰。州吁虐用其民。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。已從征役。故爲尤苦也。禮記曰。五十不從力政。六十不與服戎。注云。力政。城郭道渠之役。則戎事六十始免。輕於立功。而言尤苦者。以州吁用兵暴亂。從軍出國。恐有死傷。故爲尤苦。十國城漕。雖用力勞苦。無死傷之患。故優於兵事也。若力政之役。則二十受之。五十免之。故韓詩說。二十從役。王制云。五十不從力政。是也。戎事則韓詩說曰。三十受兵。六十還兵。王制云。六十不與服戎。是也。蓋力政用力。故取丁壯之時。五十年力始衰。故早役之早捨之。戎事當須閑習。三十乃始從役。未六十年力雖衰。戎事希簡。猶可以從軍。故受之既晚。捨之亦晚。戎事非輕於力役。

從孫子仲平陳與宋

孫子仲。謂公孫文仲也。平陳於宋。箋云。子仲字也。平陳於宋。謂使告宋曰。君爲主。敝邑以賦與陳蔡從。

不我以歸憂心有忡

憂心忡忡然。箋云。以猶與也。與我南行。不與我歸期。兵凶事。懼不得歸。豫憂之。○忡。勅思反。

〔疏〕

從孫至有忡○正義曰。國人從軍之士云。我獨南行。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。成伐事者。先告陳使從於宋。與之俱行也。當往之時。不於我以告歸期。不知早晚得還。故我憂心忡忡然。豫憂不得歸也。○傳孫子

至文仲○正義曰。經敘國人之辭。旣言從於文。不得言公孫也。箋云。子仲字仲。長幼之稱。故知是字。則文是證也。國人所言。時未死。不言隘。序從後言之。故以隘配字也。○傳憂心忡忡然○正義曰。傳重言忡忡者。以忡爲憂之意。宜重言之。出車云。憂心忡忡。是也。○箋與我至豫憂之○正義曰。采薇云。曰歸曰歸。歲亦莫止。是與之歸期也。故云。兵凶事。懼不得歸。豫憂之。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。言兵凶事者。戰有必死之志。故

云凶也。

爰居爰處爰喪其馬。

有不還者。有亡其馬者。箋云。爰、於也。不還、謂死也。傷也。病也。今於何居乎。於何處乎。於何喪其馬乎。○喪。息浪反。注同。

于以求之于林之下。

山木曰林。箋云。于、於也。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。當於山林之下。軍行必依山林。求其故處。近得之。○處昌慮反。近附近之近。

〔疏〕

爰居至之下。○正義曰。從軍之士。懼不得歸。言我等從軍。或有死者病者。有亡其馬者。則於何居乎。於何處乎。於何喪其馬乎。若我家人於後求我。往於何處求之。當於山林之下。以軍行必依山林。死傷病

亡。當在其下。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。○傳有不至馬者。○正義曰。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。由恐有不還者也。言爰喪其馬者。恐有亡其馬者故也。○箋不還至馬乎。○正義曰。古者兵車「十」乘。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人。則死傷及病兼步卒。亡其馬唯甲士耳。○箋軍行至得之。○正義曰。以軍行爲所取給易。必依險阻。故於山林也。是以肆師云。祭兵于山川。注云。蓋軍之所依止也。求其故處。謂求其所依止之處。近於得之。

死生契闊與子成說。

契闊、勳苦也。說、數也。箋云。從軍之士。與其伍約。死也生也。相與處勳苦之中。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。志在相存救也。○契本亦作挈。同。苦結反。闊、苦活反。韓詩云。約束也。說音悅。數、色主反。

執子之手與子偕老。

偕、俱也。箋云。執其手與之約誓。示信也。言俱老者。庶幾俱免於難。○偕音皆。與之約如字。又於妙反。下同。一本作與之約誓。難。乃旦反。

〔疏〕

死生至偕老○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。我今死也生也。共處契闊勤苦之中。親莫是過。當與子危難相救。成其軍伍之數。勿得相背。使非理死亡也。於是執子之手。殷勤約誓。庶幾與子俱得保命。以至於

老。不在軍陳而死。王肅云。言國人室家之志。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。相與成男女之數。相扶持俱老。此似述毛。非毛旨也。卒章傳曰。不與我生活。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。則此為軍伍相約。非室家之謂也。○

鄒唯成說為異。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。皆相說愛。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。志在相救。餘同。○傳契闊勤苦○正義曰。此紋士衆之辭。連云死生。明為從軍勤苦之義。則契闊勤苦之狀。○箋從軍至伍約○正義曰。大司馬

云。五人為伍。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。軍法有兩卒師旅。其約亦可相及。獨言伍者。以執手相約。必與親近。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。不死伍乘。軍之大刑也。是同伍相救。故舉以言之。

于嗟闕兮不我活兮。

不與我生活也。箋云。州吁阻兵安忍。阻兵無衆。安忍無親。衆叛親離。軍上棄其約。離散相遠。故「吁」嗟歎之。闕兮女不與我相救活。傷之。○遠。于萬反。

于嗟洵兮不我信兮。

洵。遠也。信。極也。箋云。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。亦傷之。○洵。呼縣反。本或作詢。誤也。詢音荀。韓詩作覓。覓亦遠也。信。毛音申。案信即古伸字也。鄭如字。

〔疏〕

于嗟至信兮○毛以為既臨伐鄭。軍士棄約而乖散。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。于嗟乎。此軍伍之人。今日與我乖闕兮。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。又重言之云。于嗟乎此軍伍之人。與我相疏遠兮。不與我相存救。

使性命得申極兮。乖闕疏遠。及性命不得申極。與不得生活兮一也。下句配成上句耳。○鄭唯信兮為異。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。不復與我相親信。由不親信。故不與已相救活。義相接成也。○箋州吁至傷之○正義曰。隱四年

左傳曰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。阻兵無衆。安忍無親。衆叛親離。難以濟矣。杜預云。恃兵則民殘。民殘則衆叛。安忍則刑過。刑過則親離。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。故衆叛親離。由是軍士棄其約。散而相遠。是以在軍之人。傷

其不相救活也。時州吁不自行。言州吁阻兵安忍者。以伐鄭之謀。州吁之由。州吁暴虐。民不得用。故衆叛親離。棄其約束。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。案左傳。伐鄭。圍其東門。五日而還。則不戰矣。而軍士離散者。以

其民不得用。雖未對敵。亦有離心。故有闕兮鞠兮之歎也。○傳信極。○正義曰。信、古伸字。故易曰。引而信之。伸即終極之義。故云信極也。

擊鼓五章章四句

毛詩注疏校勘記〔二之一〕

阮元撰盧宣旬摘錄

邶鄘衛譜

在上黨沾縣大屯谷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沾誤沾·案盧文弨云·在當作出·是也·

則祿父也外〔補〕毛本·也作已·案已字是也·

頓丘今爲郡名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郡名當縣名·引證唐志·是也·

成王尙幼矣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同·案此不誤·浦鐘云·成原文作今·非也·考段玉裁謂成王生時之稱·乃今文家之說·見酒誥釋文·然則書傳當本是成字·破斧正義·引書傳·成王幼·亦可證·

子孝伯立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孝誤考·是也·

則身已歸宋〔補〕宋當作衛·

舜爲國名而施也閩本·明監本·同·毛本舜作非·案所改是也·

五十年卒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十下浦鐘云脫五字·是也·鄆柏舟正義所引有·

迎桓公子晉於邢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弟誤子·是也·

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下三字·浦鐘云一誤·考史記是也·

二十一年卒國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·是也。

故鄭於左方中國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左誤定·案山井鼎云·譜疏比比有之·恐鄭所著書名也·其說非是·左方者·卽譜之篇名君世也·以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·故正義謂之爲左方·非鄭別有所著書·

以左方爲名也·考正義原書·備鄭譜於卷首·其篇名君世在左方·悉如鄭之舊·故得指而言之·今左方無之者·南宋合併時所去耳·

先蒸於夷姜國本同·明監本同·毛本蒸作烝·案所改是也·

○柏舟

汎汎流貌小字本·相發本同·案此當衍一汎字·正義云·言泛然而流者·標起止云汎流·是正義本不重汎字·釋文云·汎流貌·本或作汎汎流貌者·此從王肅注加·各本皆誤·當依正義釋文正之·

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國本·明監本·毛本·與下衍衆字·小字本無·十行本初刻無·後剜添·相發本有衆字·正義云·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·乃正義自爲文·不可據添·岳氏沿革例云·閒有難曉解者·以疏中字徵足其義·謂此類也·然其所足要未有當者·

各有威儀耳小字本·相發本·同·案威儀二字當作宜·考正義云·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·解經之威也·禮容俯仰·各有宜耳·解經之儀也·是正義本作各有宜耳也·傳以畏解威·以宜解儀·所謂詰訓之法·

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·於是此傳既威儀二字分解者·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·毛氏以宜解儀之詰訓·遂不復可見·失之甚者也·當依正義所述毛傳改正之·○按舊校非也·左傳威儀有分解處·而大意不分·毛傳皆有威儀·

正用左傳北宮文子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之文·正義改作各有宜·非也·上文儼然可畏·非專釋威·說文義字下曰·己之威儀也·不專以儀釋義·必連威言之·凡有似分而合者·如規矩亦不可分·說文巨下云·規

巨也·可證·

可證·

愠怒也

小字本·相臺本·同·案釋文愠下云·怒也·是釋文本此傳作怒也·正義云·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·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·縣傳云·愠·恚·正義云·說文·愠·怨也·恚·怒也·

有怨必怒之·所引說文作愠怨也·亦其一證·

孝經識曰兄日姊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姊下當有月字·

日月又喻兄姊

明監本·毛本·無日字·閩本剗去·案此六字爲一句·刪去日字·改讀月字屬上·誤也·

○綠衣

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此即定本也·正義云·是公子州吁之母嬖也·又云是州吁驕也·定本妾上僭者·謂公子州吁之母也·

母嬖而州吁驕·唯多一也字耳·正義本當不重母字·以嬖上屬讀爲句·與定本不同·考文一本有也字·宋正義·

故內服注以男子之椽衣黑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內下浦鐘云胙司字·是也·

不殊衣裳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此定本集注也·正義本無衣字·考不殊裳·鄭喪服注文·此正義引以爲說·然喪服注意但說裳·此箋意兼說衣裳·故其文不同·當以定本集注爲長·

先染絲後製衣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小字本·相臺本·製作制·案制字是也·正義云·當先染絲而後製衣·以下盡作製字者·制製古今字·正義易制爲製而說之·其例見前·非正義本箋作製字也·

當由不知者以正義改箋耳·

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

明監本·毛本·不下衍以字·閩本剗入·案不當作本·形近之譌耳·補以字者非·

○燕燕

陳女女婦 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此不誤·浦鐘云·弟說婦·非也·正義所引世家字如此耳·

箋云差池其羽 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考文古本·差池其羽·上有于往也三字·考正義·經三字·上二子爲往·下一子爲於·傳但在遠送過禮下著于於也一訓·因之子于歸·于·往也·桃夭已有傳·而

于飛所以興于歸·其同爲往·自可知也·箋意亦如此·正義上本桃夭傳而訓爲往耳·非箋有于往也一訓也·考文古本采正義而誤·

此燕即今之燕也 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此燕下浦鐘云脫一燕字·是也·爾雅疏即取此正重燕字·

尾涎涎是也 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涎當作涎·形近之譌·○按漢書及諸韻書皆作涎·以韻言·則寔電亦音之轉·

往飛之之貌 明監本·毛本·不重之字·闕本剗去·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·正義上下文可證·輒刪者非也·

聲有小小 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小大作大小·誤也·案上正義云·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者·以自爲文·故與經下上箋小大皆倒也·不當據改·又雄雉箋亦作小大·可證·

實勞我心 相臺本下有實是也·乃釋文誤遺·○耳餘本皆不誤·考文古本有非也·

塞瘞 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正義云·定本任大之下云·塞、瘞也·俗本·塞、實也·正義本從俗本·故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·不更說瘞字·釋文云·瘞、崔集注本作實·考定之方中塞字無傳·而箋云·塞、充實也·常武

箋云·自實滿·本此傳也·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·定本釋文本作瘞者·即說文之瘞字·○段玉裁云·瘞者·幽鍾也·與充實義正同·非有二訓也·謂即心部瘞字·非是·瘞者靜也·義同·

孝友睦姻任恤 小字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同·相臺本·姻作嫻·毛本同·案姻字是也·此箋用漢時今字·與周禮經古字不同也·相臺本毛本所改·皆非是·

記古書義又且然 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既誤記·考南陔正義是也·且當作宜·南陔正義引作當·

○日月

以至困窮之詩也 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此釋文本也·正義云·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·誤也·釋文云·以至困窮之詩也·舊本皆爾·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·誤·正義釋文·所說相反·正義本

標起止云至困窮·與各本不同·今無可考·考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·采釋文或作本而有誤·

言日乎以照晝 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乎下有日字·案所補是也·

不循不循禮也 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考文古本同·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上循字作述·案山井鼎云·箋申毛傳·作循似是·考凡鄭箋皆箋傳而非箋經·循字是矣·

○終風

在我莊姜之傍 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注作旁·正義作傍·旁傍古今字·易而說之也·例見前·餘同此·

中心是以惛傷 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惛作悼·案所改是也·

浪意明也 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明誤萌·案爾雅疏即取此·正作明·○按此當作萌為是·舍人意浪讀為竹篋竹之篋·易正義曰·竹初生之時色蒼篋·取其春生之美也·凡意蕊心花初生時似此·故舍人曰·

浪·意萌也·作明者誤·韓詩云·起也·正是意萌之訓·謂如波之起也·

願言則嚏 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釋文云·韋本又作噤·又作寗·舊作利反·又丁四反·又豬吏反·或竹季反·劫也·鄭作噓·音都麗反·段玉裁云·毛作寗·貽也·鄭云·寗讀為不敢噓咳之噓·此鄭改字·

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。是用鄭廢毛。噓不得訓貽明矣。今考正義本傳是貽也。則其經當是寔字。釋文。寔卽噓之變體。狼跋釋文。寔本又作寔。可證也。與說文止部之寔字。迥不相涉。若經字作止部之寔。鄭不得諱爲噓。釋文亦不當作竹利等反矣。經義雜記云。案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寔。陸氏從之。正義則從王。寔作寔。釋文云一作寔者。卽王本也。其說非是。由誤讀釋文爲從止之寔所致也。

噓貽也。小字本。相壘本同。案噓當作寔。又此正義本也。正義云。王肅云。願以母道往加之。則噓劫而不行。貽與劫音義同也。定本集注並同。釋文云。劫也。本又作貽。孫毓同。崔云。毛訓寔爲欸。今俗人云欠

欠欸是也。不作劫字。人體倦則伸。志倦則欸。考此傳本與狼跋同。王肅孫毓作劫。崔靈恩作欸。皆非是。當以正義本爲長。

終風至則噓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此標起止及下云我則噓貽而不行。又標起止云傳噓貽。又云噓劫而不行。凡四噓字。皆當作寔。正義舊是寔字。不知者以寔字亂之耳。

寤言不寐。小字本。相壘本同。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寐。後改同今本。案初刻非也。

○擊鼓

則吁爲首。闕本。明監本同。毛本則作州。案州字是也。

兵車十乘。〔補〕案下文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二人。此十乘是一乘之譌。

故吁嗟歎之。小字本。相壘本同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。亦同。案吁當作于。騶虞棗兩箋皆作于。是其證也。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二(二之二)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 孔穎達疏

凱風美孝子也。衛之淫風流行，雖有七子之母，猶不能安其室。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，以慰其母心，「而成其志爾」。

不安其室。欲去嫁也。成其志者。成言孝子自責之意。○凱。開在反。

〔疏〕

凱風四章。章四句。至志爾。○正義曰。作凱風詩者。美孝子也。當時衛之淫風流行。雖有七子之母。猶不能安其夫室。而欲去嫁。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。以安慰其母之心。作此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。此與

孝子之美。以惡母之欲嫁。故云。雖有七子之母。猶不能安其室。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。此敘其自責之由。經皆自責之辭。將欲自責。先說母之勞苦。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。以下自責耳。俗本作以成其志。以字誤也。定本而成其志。○箋不安至之意。○正義曰。以序云不安其室。不言已嫁。則仍在室。但心不安耳。故知欲去嫁也。此母欲有嫁之志。孝子自責已無令人。不得安母之心。母遂不嫁。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。以美其能慰母心。故知成其志者。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。

凱風自南吹彼棘心。

興也。南風謂之凱風。樂夏之長。養者。箋云。興者。以凱風喻寬仁之母。棘、猶七子也。○棘、居力反。俗作棘。樂音洛。或一音岳。長、丁丈反。下皆同。

棘心天天母氏劬勞

天天、盛貌。劬勞、病苦也。箋云。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。○天、於驕反。劬、其俱反。少、詩照反。

〔疏〕

凱風至劬勞。正義曰。言凱樂之風。從南長養之方而來。吹彼棘木之心。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。以興寬仁之母。以己慈愛之情。養我七子之身。故七子皆得少長。然棘木之難長者。凱風吹而漸大。猶七子亦難養者。慈母養之以成長。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。○傳南風至長養。○正義曰。南風謂之凱風。釋天文。李巡曰。南風長養萬物。萬物喜樂。故曰凱風。凱、樂也。傳以風性樂養萬物。又從南方而來。故云樂夏之長養也。又言棘難

長養者。言母性寬仁。似凱風。已難長養。似棘。故箋云。凱風喻寬仁之母。棘猶七子也。

凱風自南吹彼棘薪

棘薪。其成就者。

母氏聖善我無令人

聖、叡也。箋云。叡作聖。令、善也。母乃有叡知之善德。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。故母不安我室。欲去嫁也。○叡、悅歲反。下同。知音智。本亦作智。

〔疏〕

凱風至令人。○正義曰。言凱風樂夏之風。從南長養之方而來。吹彼棘木。使得成薪。以興寬仁之母。能以己慈愛之情。養我七子。皆得長成。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。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。則我之母氏。有叡智

之善德。但我七子。無善人之行以報之。故母不安而欲嫁也。○傳棘薪其成就者。○正義曰。上章言棘心天天。是棘之初生。風長之也。此不言長之狀。而言棘薪。則棘長已成薪矣。月令注云。大者可析謂之薪。是薪者木成

就。○傳聖觀。○正義曰。聖者。通智之名。故言觀也。箋申說所以得爲觀之意。故引洪範以證之。由觀作聖。故得爲觀也。洪範云。思曰觀。注云。觀通於政事。又曰。觀作聖。注云。君思觀。則臣賢智。是也。然則彼觀謂君也。聖謂臣也。所以得爲一者。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。由君觀而致臣聖。則觀聖義同。此母氏聖善。人之齊聖。皆以明智言之。非必要如周孔也。

爰有寒泉在浚之下

浚。衛邑也。在浚之下。言有益於浚。箋云。爰。曰也。曰有寒泉者。在浚之下。浸潤之。使浚之民逸樂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。○浚音峻。浸。子鳩反。樂音洛。

有子七人母氏勞苦

〔疏〕

爰有至勞苦。○正義曰。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。使母不安也。言曰。有寒泉在浚邑之下。以喻七子在母之前。寒泉有益於浚。浸潤浚民。使得逸樂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。不能事母。使母勞苦。乃寒泉之不如。又自

貴云。母無子者。容可勞苦。今乃有子七人。而使母氏勞苦。思欲去嫁。是其七子之咎也。母欲嫁者。本爲淫風流行。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。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。上章言母氏劬勞。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。此言母氏勞苦。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。與上不同也。○傳浚衛邑。○正義曰。干旄云。在浚之都。傳曰。下邑曰都。是衛邑也。○箋爰曰至不能如。○正義曰。爰曰。釋詁文。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。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。以上棘蕤爲喻。則子已成長矣。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。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。

睨皖黃鳥載好其音

睨皖。好貌。箋云。睨皖以興顏色說也。好其音者。興其辭令順也。以言七子不能如也。○睨。胡顯反。皖。華板反。說音悅。下篇註同。

有子七人莫慰母心

慰、安也。

〔疏〕

睨睨至母心○正義曰。言黃鳥有睨睨之容貌。則又和好其音聲。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。順其辭令也。今有子七人。皆莫能慰母之心。使有去嫁之志。言母之欲嫁。由顏色不悅。辭令不順故也。自責言黃鳥之不知也。○箋睨睨至令順○正義曰。興必以類。睨睨是好貌。故興顏色也。音聲猶言語。故興辭令也。論語曰。色難。注云。和顏悅色。是為難也。又內則云。父母之所。下氣怡聲。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。

凱風四章章四句

雄雉刺衛宣公也。淫亂不恤國事。軍旅數起。大夫久役。男女怨曠。國人患之。而作是詩。

淫亂者。荒放於妻妾。燕於夷姜之等。國人久處軍役之事。故男多曠。女多怨也。男曠而苦其事。女怨而望其君子。○刺俗作刺。同。七賜反。詩內多此音。更不重出。恤木亦作卹。斲。色角反。燕。之升反。

〔疏〕

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○正義曰。男既從役於外。女則在家思之。故云男女怨曠。上二章男曠之辭。下二章女怨之辭。○箋淫亂至君子○正義曰。淫。謂色欲過度。亂。謂犯悖人倫。故言荒放於妻妾。以解淫也。燕於夷姜。以解亂也。大司馬職曰。外內亂。鳥獸行。則滅之。注引王肅記曰。悖人倫外內。無以異于禽獸。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。悖亂人倫。故謂之亂也。君子偕老。桑中。皆云。淫亂者。謂宣公上烝夷姜。下納宣姜。公子頑通於君母。故皆為亂也。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。淫於其妹。不言亂者。言鳥獸之行。則亂可知。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。故言淫耳。若非其匹配。與疏遠私通者。直謂之淫。故澤陂云。靈公君臣。淫於其國。株林云。淫於夏姬。不言亂。是也。言荒放者。放恣情欲。荒廢政事。故雞鳴云。荒淫怠慢。五子之歌云。內作色荒。外作禽荒。是也。言烝者。服虔云。上淫曰烝。則烝進也。自進上而與之淫也。左傳曰。文姜如齊。齊侯通焉。服虔云。傍淫曰通。言傍者。非其妻妾。傍與之淫。上下通名也。牆有茨云。公子頑通於君母。左傳曰。孔

慳之母。與其豎渾良夫通。皆上淫也。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。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。通焉。皆下淫也。以此知

通者。總名。故服虔又云。凡淫曰通。是也。又宣公三年傳曰。文公報鄭子之妃。服虔曰。鄭子。文公叔父子儀也。報。復也。淫親屬之妻曰報。漢律。淫李父之妻曰報。則報與亂爲類。亦鳥獸之行也。宣公納倂之妻。亦是淫亂。箋於此不言者。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。故匏有苦葉。護雉鳴求其牡。夫人爲夷姜。則此亦爲夷姜明矣。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。故男多曠女多怨也。序直云男女怨曠。知男曠女怨者。以書傳云外無曠夫。內無怨女。故謂男爲曠。女爲怨。曠。空也。謂空無室家。故苦其事。書傳曠夫。謂未有室家者。此男雖有室家。久從軍役。過時不歸。與無不異。猶何草不黃。云何人不矜也。此相對。故爲男曠女怨。散則通言也。故采綠刺怨曠。經無男子。則摠謂婦人也。大司徒云。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。怨者。男女俱兼。是其通也。此男女怨曠。不達於禮。故舉以刺宣公。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。乃欲從君子於外。非禮。故并刺婦人也。

雄雉于飛泄泄其羽

興也。雄雉見雌雉。飛而鼓其翼泄泄然。箋云。興者。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。奮訊其形貌。志在婦人而已。不恤國之政事。○泄。移世反。訊音信。又音峻。字又作迅。同。

我之懷矣自詒伊阻

詒。遺。伊。維。阻。難也。箋云。懷。安也。伊當作繫。繫猶是也。君之行如是。我安其朝而不去。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。此自遺以是患難。○貽本亦作詒。以之反。遺。維李反。沈羊類反。難。乃旦反。下同。繫。烏兮反。行同。朝。直遙反。

〔疏〕雄雉至伊阻○正義曰。毛言雄雉往飛向雌雉之時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。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。則奮訊其衣服。言志在婦人而已。不恤國之政事也。又數起軍旅。使大夫久役。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。志在婦人之時。即應去之。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。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。自遺此患難也。既處患難。自悔以怨君。伊詒爲維。毛爲詒助也。鄭唯以伊字爲異。義勢同也。○箋伊當作至患難。○正義曰。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。嗚呼。我之懷矣。自詒伊阻。伊。感。小明云。自詒伊感。爲義既同。明伊有義爲繫者。故此及兼葭。東山。白駒。各以伊爲繫。小明不易者。以伊感之文。與傳正同。爲繫可知。此云自詒伊阻。小明云。心之憂矣。宣子所引。並與此不

同者·杜預云·逸詩也·故文與此異·

雄雉于飛下上其音

箋云·下上其音·興宣公小大其聲·怡悅婦人·○上·時掌反·

展矣君子實勞我心

展·誠也·箋云·誠矣君子·懃於君子也·君之行如是·實使我心勞矣·君若不然·則我無軍役之事·

〔疏〕雄雉至我心○正義曰·言雄雉飛之時·下上其音聲·以怡悅雌雉·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·心怡悅婦人·宣公既志在婦人·不恤政事·大夫憂之·故以君行訴於君子·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·君子聞君行如此·

實所以病勞我心也·此大夫身既從役·乃追傷君行者·以君若不然·則無今日之役故也·

瞻彼日月悠悠我思

瞻·視也·箋云·「日月之行·迭往迭來·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·使我心悠悠然思之·女怨之辭·○女怨如字·下女怨同·

道之云遠曷云能來

箋云·曷·何也·何時能來·望之也·

〔疏〕瞻彼至能來○正義曰·大夫久役·其妻思之·言我視彼日月之行·迭往迭來·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·故悠悠然我心思之·道路之遙·亦云遠矣·我之君子·何時可云能來·使我望之也·

百爾君子不知德行。

箋云：爾、女也。女衆君子。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，可謂爲德行。事君或有所留，女怨故問此焉。○行，下孟反。下注皆同。

不忤不求，何用不臧。

忤，害。臧，善也。箋云：我君子之行，不疾害，不求備於一人，其行何用爲不善，而君獨遣使在外，不得來歸，亦女怨之辭。○忤，之，反。字書云：很也。韋昭音泊。臧，子郎反。

〔疏〕百爾至不臧。○正義曰：婦人念夫，心不能已，見大夫或有在朝者，而已君子從征，故問之云：汝爲衆之君子，我不知人何者，謂爲德行。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，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，又不求備於一人，其行如

是，何用爲不善，而君獨使之在外乎。

雄雉四章章四句

匏有苦葉，刺衛宣公也。公與夫人並爲淫亂。

夫人謂夷姜。

〔疏〕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。○正義曰：並爲淫亂，亦應刺夫人。獨言宣公者，以詩者主爲規諫君，故舉君言之。其實亦刺夫人也。故經首章三章，責公不依禮以娶。二章卒章，責夫人犯禮求公。是並刺之。○箋

夫人謂夷姜。○正義曰：知非宣姜者，以宣姜本適伋子，但爲公所要，故有魚網離鴻之刺。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，非宣姜之所爲，明是夷姜求宣公，故云並爲淫亂。

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。

輿也。匏謂之瓠。瓠葉苦。不可食也。濟、渡也。「由膝以上為涉」。箋云。瓠葉苦而渡處深。謂八月之時。陰陽交會。始可以昏禮納采問名。○匏音蒲交反。瓠、戶故反。上、時掌反。下皆同。處、昌慮反。

深則厲淺則揭

「以衣涉水為厲。謂由帶以上也」。揭、褰衣也。遭時制宜。如遇水深則厲。淺則揭矣。男女之際。安可以無禮義。將無以自濟也。箋云。既以深淺記時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。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耦。○厲。力滯反。韓詩云。至心曰厲。說文作𨔵。云履石渡水也。音力智反。又音例。則揭苦例反。褰衣渡水也。揭揭衣並苦例反。下同。一云。下揭字音起列反。一本作揭褰衣。長、張丈反。為之。于僞反。求妃音配。本亦作配。下同。

〔疏〕

匏有至則揭○毛以為匏有苦葉不可食。濟有深涉不可渡。以典禮有禁法不可越。又云。若過深水則厲。淺水則褰衣。過水隨宜。期之必渡。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。若時豐則禮隆。時儉則禮殺。遭時制宜。不可無禮。若其無禮。將無以自濟。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。君何為不以正禮娶夫人。而與夷姜淫亂乎。○鄭以為匏葉先不苦。今有苦葉。濟處先不深。今有深涉。此匏葉苦。渡處深。謂當八月之中。時陰陽交會之月。可為昏禮之始。行納采問名之禮也。行納采之法如過水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各隨深淺之宜。以興男女相配。男賢則娶賢女。男愚則娶愚女。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。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。取列國之女。與之相配。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。○傳匏謂至可食。正義曰。陸機云。匏葉少時可為羹。又可淹煮。極美。故詩曰。幡幡瓠葉。采之烹之。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。八月中堅強不可食。故云苦葉。瓠匏一也。故云。謂之瓠。言葉苦不可食。似禮禁不可越也。傳以二事為一興。詩有此例多矣。涉言深不可渡。似葉之苦不可食。外傳魯語曰。諸侯伐秦。及涇。不濟。叔向見叔孫穆子。穆子曰。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。叔向曰。苦葉不材於人。供濟而已。章昭注云。不材於人。言不可食。供濟而已。佩匏可以渡水也。彼云取匏供濟。與此傳不同者。賦詩斷章也。○傳由膝以上為涉。後傳以衣涉水為厲。謂由帶以上揭褰衣。○正義曰。今定本如此。釋水云。濟有深涉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揭者。褰衣也。以衣涉水為厲。由膝以上為涉。由帶以上為厲。孫炎曰。揭衣。褰裳也。衣涉。濡褌也。爾雅既引此詩。因揭在下。自人體以上釋之。故先揭次涉次厲也。傳依此經先後。故引爾雅不次耳。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。略耳。涉者渡水之名。非深淺之限。故易曰。利涉大川。謂乘舟也。褰裳涉洧。謂膝下也。深淺者各有所對。谷風云。就其淺矣。泳之游之。言泳則深於厲矣。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。此深涉不可渡。則深於厲矣。厲

深則厲淺則揭

言深者。對揭之淺耳。爾雅以深淺無限。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。明過此不可厲。深淺於異餘文也。揭者。褻衣止得由膝以下。若以上。則褻衣不得渡。常須以衣涉爲厲也。見水不沒人。可以衣渡。故言由帶以上。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。因文有三等。故曰由膝以上爲涉。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。非解此經之深涉也。鄭注論語。及服注左傳。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。以揭衣褻衣止由膝以下。明膝以上。至由帶以上。揔名厲也。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。則隨先時深淺。至八月水長深於本。故云深涉。涉亦非深淺之名。既以深淺記時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。○箋瓠葉至問名。○正義曰。二至寒暑極。二分溫涼中。春分則陰往陽來。秋分則陰來陽往。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。以昏禮者令會男女。命其事必順其時。故昏禮目錄云。必以昏時者。取陽往陰來之義。然則二月陰陽交會。禮云令會男女。則八月亦陰陽交會。可以納采問名明矣。以此月則匏葉苦。渡處深。爲記八月之時也。故下章離離鳴鵲。旭日始旦。陳納采之禮。此記其時。下言其用。義相接也。納采者。昏禮之始。親迎者。昏禮之終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。昏禮納采用鷹。賓既致命降出。一賓者出請。賓執雁請問名。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。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。其納吉納徵。無常時月。問名以後。請期以前。皆可也。請期在親迎之前。亦無常月。當近親迎乃行。故下箋云。歸妻。謂請期。冰未散。正月中以前也。二月可以爲昏禮。以二月當成昏。則正月中當請期。故云迨冰未泮。則冰之未散。皆可爲之。以言及。故云正月中。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。女年十五。已得受納采。至二十始親迎。然則女未二十。納采之禮。雖仲春亦得行之。不必要八月也。何者。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。尙得親迎。何爲不可納采乎。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。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。○傳遭時至自濟。○正義曰。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。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。隨時而用禮。如遇水之必渡也。男女之際。謂昏姻之始。故禮記大傳曰。異姓主名治際會。注云。名。謂母與婦之名。際會。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。言遭時制宜。不可無禮。况昏姻人道之始。安可以無禮義乎。禮者人所以立身。行禮乃可度世難。無禮將無以自濟。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。○箋既以至妃耦。○正義曰。箋解上爲記時。此爲喻意。上既以深涉記時。此因以深淺爲喻。則上非喻。此非記時也。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。若大明云。天作之合。傳曰。賢女妃聖人。得禮之宜。言長幼者。禮女年十五得許嫁。男年長於女十年。則女十五男二十五。女二十男三十。各以長幼相敵。以才性長幼而相求。是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。

有瀾濟盈有鳴雉鳴

淵·深水也。盈·滿也。深水人之所難也。鷺·雌雉聲也。衛夫人有淫佚之志。授人以色。假人以辭。不顧禮義之難至。使宜公有淫昏之行。箋云。有淵濟盈。謂過於厲。喻犯禮深也。○淵·彌爾反。鷺·以小反。沈耀皎反。雌雉聲。或一音月了反。說文以水反。字林于水反。難·乃且反。下同。洗音逸。行·下孟反。

濟盈不濡「軌」 雉鳴求其牡

濡·漬也。由軌以上為「軌」。違禮義不由其道。猶雉鳴而求其牡矣。飛曰雌雉。走曰牡牡。箋云。渡深水者必濡其軌。言不濡者。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。雉鳴反求其牡。喻夫人所求非所求。○濡·而朱反。軌·舊龜美反。謂車轄頭也。依傳意直音犯。案說文云。軌·車轍也。從車·九聲。龜美反。軌·車軾前也。從車·凡聲。音犯。車轄頭所謂軌也。相亂故具論之。牡·茂后反。軌·竹留反。車轄也。

〔疏〕者·人所防閑。今夫人犯防閑之禮。不顧其難。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鷺雉鳴也。有鷺然求其妃耦之聲者。雌雉之鳴。以興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。此以辭色媚悅於公。是不顧禮義之難。又言夫人犯禮既深。而不自知。言濟盈者必濡其軌。今言不濡軌。是濟者不自知。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。今云不違禮。是夫人不自知。夫人違禮淫亂。不由其道。猶雉鳴求其牡也。今雌雉「鳴」也。乃鳴求其走獸之牡。非其道。以興夷姜母也。乃媚悅為子之公。非所求也。夫人非所常求而求之。是犯禮不自知也。○傳淵深至之行。正義曰。下言雉求其牡。則非

雄雉。故知鷺雌雉聲也。又小弁云。雉之朝雝。向求其雌。則雌雉之鳴曰雝也。言衛夫人有淫佚之志。授人以色。假人以辭。解有鷺雉鳴也。不顧禮義之難。解有淵濟盈也。致使公有淫昏之行。故解所以賞夫人之意也。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。即下句言其事。故傳反而覆之也。言授人以色。假人以辭。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。令人啟發其心。使有淫佚之志。雌雉之鳴。「以」假人以辭。并言授人以色者。以為辭必怡悅顏色。故連言之。○箋有淵至禮深。正義曰。前厲衣可渡。非人所難。以深不可渡。而人濟之。故知過於厲。以喻犯禮深。○傳由軌至牡。正義曰。說文云。軌·車轍也。軌·車軾前也。然則軾前謂之軌也。非軌也。但軌聲九。軌聲凡。於文易為誤。寫者亂之也。少儀云。祭左右軌范乃飲。注云。周禮大馭。祭兩軾。祭軌。乃飲。軌與軾。於車同謂轄頭也。軌與范聲同。謂軾前也。軌人云。軌前十尺而策半之。鄭司農云。軌謂軾前也。書或「作軌」。玄謂軌是

「軌法也。謂與」下三面之材。輻軾之所樹持車正者。大馭云。祭兩軌。祭軌。乃欲。注云。古書軌爲輻。軌爲範。杜子春云。文當如此。又云。軻當作軌。軌謂兩輻。輻當爲軌。軌車軾前。鄭不易之。是依杜子春軌爲正也。然則諸言軾前。皆謂軌也。小戎傳曰。陰。掄軌也。箋。掄軌在軾前垂轡上。文亦作軌。非軌也。軌自車轍耳。中庸云。車同軌。匠人云。經途九軌。注云。軌謂轍廣也。說文又云。軌。輪小穿也。輻。車軸端也。考「功」混注。鄭司農云。輻。輻也。又云。輻。小穿也。玄謂輻轍末也。然則轍末軸端。共在一處。而有輻輻二名。亦非軌也。少儀注云。軌與輻於車同謂輻頭者。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。以范當大馭之軌。軌當大馭之輻。故並其文而解其義。不復言其字誤耳。其實少儀輻字誤。當爲軌也。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。下句言犯禮之事。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。猶雌雄鳴求牡也。違禮義者。卽濟也。不由其道者。猶雄鳴求其牡也。釋鳥云。鳥之雌雄不可別者。以翼右掩左雄。左掩右雌。是飛曰雌雄也。釋獸云。麋。牡麋。牝麋。是走曰牝牡也。此其定例耳。若散則通。故書曰。牝雞之晨。傳曰。獲其雄狐。是也。鄭志答張逸云。雌雄求牡。非其耦。故喻宣公與夫人。言夫人與公非其耦。故以飛雌求走牡爲喻。傳所以并解之也。

雝雝鳴鴈旭日始旦

雝雝。鴈聲和也。納采用鴈。旭日始出。謂大昕之時。箋云。鴈者隨陽而處。似婦人從夫。故擇禮用焉。自納采至請期用听。親迎用昏。○旭。計王瓜。徐又計袁反。說文讀若好。字林呼老反。听。許巾反。記音情。又七井反。下同。迎。魚敬反。

士如歸妻迨冰未泮

迨。及。泮。散也。箋云。歸妻。使之來歸於己。謂請期也。冰未散。正月中以前也。二月可以昏矣。○迨音殆。泮。善半反。

〔疏〕

雝雝至未泮。○毛以爲宣公淫亂。不娶夫人。故陳正禮以責之。言此雝雝然聲和之鳴鴈。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。以行納采之禮。旣行納采之等禮成。又須及時迎之。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。當及冰之未散。正月以前

迎之。君何故不用正禮。及時而娶。乃蒸父妾乎。○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為異。○傳雖離至之時。○正義曰。鷹生執之以行禮。故言鷹聲。舜典云。二生。注云。謂羔鷹也。言納采者。謂始相采擇。舉其始。其實六禮唯納微用幣。餘皆用鷹也。親迎雖用鷹。非所時。則此鷹不兼親迎。前經謂納采。下經謂親迎。摠終始。其餘可知也。旭者。明著之名。故為「為日」出。所者明也。日未出已名為「生」。至日出益明。故言大昕也。禮記注。大昕謂朔日者。以言大昕之朝。奉種浴於川。若非朔日。恆日出皆可無為。特言大昕之朝。故知朔日。與此不同。○箋鷹者至用皆。○正義曰。此皆陰陽並言。禹貢注云。陽鳥鴻鷹之屬。隨陽氣南北。不言陰者。以其彭蠡之澤。近南恆暖。鴻鷹之屬。避寒隨陽。而往居之。故經云陽鳥攸居。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。故不言陰耳。定本「木」屬隨陽。無陰字。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。親迎用昏者。因此旭日用鷹。非徒納采而已。唯納微不用鷹亦用昕。此摠言其禮耳。下歸妻謂請期。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。日用昕者。君子行禮貴其始。親迎用昏。鄭云。取陽往陰來之義。然男女之家。或有遠近。其近者。即夜而至於夫家。遠者。則宜昏受其女。明發而行。其入蓋亦以昏時也。儀禮士昏禮。執燭而往婦家。其夜即至夫氏。蓋同城郭者也。○箋歸妻至昏矣。○正義曰。以冰未散未二月。非親迎之時。故為使之來歸於己。謂請期也。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。故知冰未散。正月中以前也。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。二月可以為昏故也。正月冰未散。而月令孟春云。東風解凍。出車云。雨雪載塗。謂陸地也。其冰必二月乃散。故溱洧箋云。仲春之時冰始散。其水渙渙然。是也。

招招舟子人涉叩否

招招。號召之貌。舟子。舟人主濟渡者。叩。我也。箋云。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。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。人皆從之而渡。我獨否。○招。照遙反。王逸云。以手曰招。以言曰召。韓詩云。招招。聲也。叩。五耶反。我也。本或作仰。音同。號。戶羔反。

人涉叩否叩須我友

人皆涉。我友未至。我獨待之而不涉。以言室家之道。非得所適。貞女不行。非得禮義。昏姻不成。

〔疏〕

招招至我友。○正義曰。言招招然。號召當渡者。是舟人之子。人見號召。皆從渡。而我獨否。所以我皆涉。我獨否者。由我待我友。我友未至。故不渡耳。以與招招然。欲會合當嫁者。是爲媒之人。女見會合。餘皆從嫁。而我真女獨否者。由我待我匹。我匹未得。故不嫁耳。此則非得所適。真女不行。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。夫人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。○傳招招號召之貌。○正義曰。號召必手招之。故云之貌。是以王逸云。以手曰招。以口曰召。是也。

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

谷風刺夫婦失道也。衛人化其上。淫於新昏。而棄其舊室。夫婦離絕。國俗傷敗焉。

新昏者。新所與爲昏禮。○谷。古木反。

〔疏〕

谷風六章。章八句。至敗焉。○正義曰。作谷風詩者。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。以至於離絕。言衛人由化效其上。故淫於新昏。而棄其舊室。是夫婦離絕。致令國俗傷敗焉。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。是夫婦失道。非謂夫婦並刺也。其婦既與夫絕。乃陳夫之棄已。見遇非道。淫於新昏之事。六章皆是。

習習谷風以陰以雨

興也。習習。和舒貌。東風謂之谷風。陰陽和而谷風至。夫婦和則室家成。室家成而繼嗣生。

黽勉同心不宜有怒

言屢勉者。思與君子同心也。箋云。所以屢勉者。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。○屢勉本亦作備。莫尹反。屢勉猶勉勉也。譴、遣戰反。

采葍采菲無以下體

葍、須也。非、芴也。下體。根莖也。箋云。此二菜者。蔓菁與菘之類也。皆上下可食。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。喻夫婦以禮義合。顏色相親。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。○葍。孚容反。徐音豐。字書作豐。孚容反。草木疏云。蕪菁也。郭璞云。今菘菜也。案江南有菘。江北有蔓菁。相似而異。菘音嵩。非、妃鬼反。芴音勿。爾雅云。非、芴。又云。非、息菜。郭以非芴為土瓜。解息菜云。似蕪菁。華紫赤色。可食。莖、可耕反。蔓音万。本又作蕪。音無。菁音精。又子零反。菘音福。本又作菘。音富。爾雅。菘、菘。郭云。大葉白華。根如桔。色白可食。井、俾政反。又如字。

德音莫違及爾同死

箋云。莫、無。及、與也。夫婦之言無相違者。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。顏色斯須之有。

〔疏〕習習至同死。○正義曰。習習然和舒之谷風。以陰以雨。而潤澤行。百物生矣。以與夫婦和而室家成。即繼嗣生矣。言已屢勉勉力思與君子同心。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。言采葍非之菜者。無以下體根

莖之惡并棄其葉。以與為室家之法。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。何者。夫婦之法。要道德之音無相違。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。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。我之君子。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。○傳東風至嗣生。○正義曰。東風謂之谷風。釋天文也。孫炎曰。谷之言穀。穀、生也。谷風者。生長之風。陰陽不和。即風雨無節。故陰陽和乃谷風至。此喻夫婦。故取於生物。小雅谷風。以喻朋友。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。○傳葍須非芴箋此二菜至之類。○正義曰。釋草云。須、葍菘。孫炎曰。須一名葍菘。坊記注云。葍、蔓菁也。陳宋之間。謂之葍。陸機云。葍。蕪菁。幽州人或謂之芥。方言云。豐、蕪菁也。陳楚謂之豐。齊魯謂之蕪。關西謂之蕪菁。趙魏之部。謂之大芥。豐與葍。字雖異。音實同。即葍也。須也。蕪菁也。蔓菁也。葍菘也。蕪也。芥也。七者一物也。釋草又云。非、芴也。郭璞曰。土瓜也。孫炎曰。菘類也。釋草又云。非、蕪菜。郭璞曰。非草生下溼地。似蕪

草又云。非、芴也。郭璞曰。土瓜也。孫炎曰。菘類也。釋草又云。非、蕪菜。郭璞曰。非草生下溼地。似蕪

菁。華紫赤色。可食。陸機云。非似菘。莖蘘葉厚而長。有毛。三月中添變爲茹。滑美可作羹。幽州人謂之芬。爾雅謂之蕙菜。今河內人謂之宿菜。爾雅非芴與蕙菜異釋。郭注似是別草。如陸機之言。又是一物。某氏注爾雅。二處引此詩。卽非也。芴也。蕙菜也。土瓜也。宿菜也。五者一物也。其狀似菘而非菘。故云菘類也。箋云此二菜者。蔓菁與菘之類者。蔓菁謂苽也。苽類謂非也。○箋皆上下至之禮。○正義曰。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。故注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。與此異也。

行道遲遲中心有違

遲遲。舒行貌。違。離也。箋云。徘徊也。行於道路之人。至將於別。尙舒行。其心徘徊然。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。○違如字。韓詩云。違、很也。

不遠伊邇薄送我畿

畿。門內也。箋云。邇、近也。言君子與己訣別。不能遠。維近耳。〔送我裁於門內〕。無恩之甚。○畿音祈。訣音決。本或作決。裁於門內。一本作裁至於門。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。

誰謂荼苦其甘如薺

荼。苦菜也。箋云。茶誠苦矣。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茶。比方之茶。則甘如薺。○茶音徒。薺音齊禮反。

宴爾新昏如兄如弟

宴。安也。○宴本又作燕。徐於顯反。又烟見反。

〔疏〕行道至如弟。○毛以爲婦人既已被棄。追怨見薄。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。至將離別。尙遲遲舒行。心中猶有乖離之志。不忍卽別。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。今棄已訣別之時。送我不遠。維近耳。薄送我於門內而已。

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。又說遇己之苦。言人誰謂荼苦乎。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荼。卽其甘如薺。君子苦己。猶得新昏。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。其恩如兄弟也。以夫婦坐圖可否。有兄弟之道。故以兄弟言之。○鄭唯有違爲異。以傳訓爲離。無眷戀之狀。於文不足。故以違爲徘徊也。○傳畿門內。正義曰。以言畿者期限之名。故周禮九畿。及王畿千里。皆期限之義。故楚茨傳曰。畿。期也。經云不遠。言至有限之處。故知是門內。故

涇以渭濁。湜湜其「沚」。

涇渭相入而清濁異。箋云。小渚曰沚。涇水以有渭。故見「渭」濁。湜湜。持正貌。喻君子得新昏。故謂己惡也。己之持正守初。如沚然不動搖。此絕去所經見。因取以自喻焉。○涇音經。濁水也。渭音謂。清水也。湜音殖。說文云。水清見底。沚音止。故見「渭」濁。舊本如此。一本渭作謂。後人改耳。搖。餘招反。又餘照反。

宴爾新昏。不我屑以。

屑。繫也。箋云。以。用也。言君子不復繫用我當室家。○屑。素節反。復。扶富反。

毋逝我梁。毋發我笱。

逝。之也。梁。魚梁。笱。所以捕魚也。箋云。毋者。「諭」禁新昏也。女母之我家。取我爲室家之道。○笱。古口反。捕魚器。韓詩云。發。亂也。捕音步。

我躬不閱。遑恤我後。

閱。容也。箋。云。躬。身。遑。暇。恤。憂也。我身尚不能自容。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。○閱音悅。

〔疏〕

涇以至我後。○正義曰。婦人既言君子苦己。又本已見薄之由。言涇水以有渭水清。故見涇水濁。以興舊室。以有新昏美。故見舊室惡。本涇水雖濁。未有彰見。由涇渭水相入。而清濁異。言己顏色雖衰。未至醜惡。

由新舊並而善惡別。新昏既駁已爲惡。君子益憎惡於已。已雖爲君子所惡。尙混混然持正守初。其狀如泚然不動。可用爲室家矣。君子何爲安樂汝之新昏。則不復繫飾用我。己不被繫用。事由新昏。故本而禁之。言人無之。我魚梁。無發我魚筍。以之入梁。發人筍。當有盜魚之罪。以興禁新昏。汝無之我夫家。無取我婦事。以之我夫家。取我婦事。必有盜寵之過。然雖禁新昏。夫卒惡已。至於見出。心念所生。已去必困。又追傷遇己之薄。卽自訣言我身尙不能自容。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。母子至親。當相憂念。言已無暇。所以自怨痛之極也。○傳涇渭至濁異。正義曰。禹貢云。涇屬渭。注云。涇水渭水。發源皆幾二千里。然而涇小渭大。屬於渭而入於河。又引地理志云。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。東南至京兆。陵陽。行千六百里入渭。卽涇水入渭也。此以涇濁喻舊。至。以渭清喻新昏。取相入而清濁異。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。故云涇渭相入。不言渭水入涇也。○箋涇水至喻焉。正義曰。此婦人以涇比己。箋將述婦人之心。故先述涇水之意。涇水言以有渭。故人見謂己濁。猶婦人言以有新昏。故君子見謂己惡也。見渭濁。言人見渭已涇之濁。由與清濁相入故也。定本。涇水以有渭。故見其濁。漢書溝洫志云。涇水一頃。其泥數斗。潘岳西征賦云。清渭濁涇。是也。此已絕去所經。見涇渭之水。因取以自喻也。鄭志張逸問。何言絕去。答曰。衛在東河。涇在河西。故知絕去不復還。意以涇不在衛境。作詩宜歌土風。故信絕去。此婦人既絕。至涇。而自比己志。邨人爲詩得言者。蓋從送者言其事。故詩人得述其意也。禮臣無境外之交。此詩所述。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。左傳曰。大夫越境逆女非禮。卽士以下不禁。故士昏禮云。若異邦。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。是士得外娶。卽庶人得越國娶明矣。○傳屑繫。正義曰。繫者飾也。謂不繫飾而用己也。○傳梁魚至捕魚。正義曰。此與小弁。及敝筍在梁。皆云筍者捕魚之器。卽梁爲魚梁明矣。何人斯云。胡逝我梁。我者。己所自專之辭。卽亦爲魚梁也。有孤云。在彼淇梁。傳曰。石絕水曰梁。候人云。維鷓在梁。傳曰。梁。水中之梁。鷺鷥在梁。箋云。石絕水之梁。白華亦云。有鷺在梁。又云。鷺鷥在梁。皆鳥獸所在。非人所往還之處。卽皆非橋梁矣。故以石絕水之梁。亦是魚梁。故王制云。獺祭魚。然後虞人入澤梁。注云。梁。絕水取魚者。白華箋云。鷺也。鷓也。皆以魚爲美食者也。鷺之性貪惡。而今在梁。表記注云。鷓。滂澤。善居泥水之中。在魚梁。是梁皆魚梁明矣。其制。敝人掌以時敝爲梁。鄭司農云。梁。水堰。堰水而爲關空。以筍承其空。然則梁者爲堰以韋水。空中央承之以筍。故云筍所以捕魚也。然則水不絕。云絕水者。謂兩邊之堰是絕水。堰則以土。皆云石者。蓋因山石之處。亦爲梁以取魚也。月令孟冬謹關梁。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。皆謂橋梁。非絕水。故月令注云。梁。橫橋。是也。○箋毋者喻禁新昏。正義曰。以毋禁辭。禁人無

逝我梁。是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。故角弓箋云。毋。禁辭。說文云。毋從女。象有對之者。禁令勿舒。故毋爲禁辭。○箋我身至子孫。正義曰。以此婦人去夫。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。時未必有孫。言之協句耳。小弁云。大子身被放逐。明恐身死之後。憂其父更受譏。故交同而義異。

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

舟。船也。箋云。方。附也。潛行爲泳。言深淺者。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。吾者爲之。○泳音詠。附音孚。易。夷鼓反。下同。

何有何亡阻勉求之

有謂富也。亡謂貧也。箋云。君子何所有乎。何所亡乎。吾其阻勉勤力爲求之。有求多。亡求有。○爲。于僞反。

凡民有喪匍匐救之

箋云。匍匐。言盡力也。凡於民有凶禍之事。鄰里尙盡力往救之。況我於君子之家之事難易乎。固當阻勉以疏喻親也。○匍音蒲。又音扶。匐。蒲北反。一音服。

〔疏〕就其至救之。○毛以爲婦人既怨君子棄已。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。如人之渡水。若就其深矣。則方之舟之。若就其淺矣。則泳之游之。隨水深淺。期於必渡。以興已於君子之家事。若值其難也。則勤之勞之。若值

其易也。卽優之游之。隨事難易。期於必成。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。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。何所貧無乎。不問貧富。吾皆勉力求之。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。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。其鄰里尙盡力以救之。鄰

里之疏。猶能如是。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。故已所以盡力也。而君子棄已。故怨之。○鄭唯何有何亡爲小異。○傳舟舩。○正義曰。舟者。古名也。今名舩。易曰。利涉大川。乘木舟虛。注云。舟謂集板。如今「自」。空

大木爲之曰虛。卽古又名曰虛。摠名皆曰舟。○傳有謂富亡謂貧。○正義曰。以有謂有財。故云富。亡謂無財。故曰貧。言不問貧富。皆勉力求之。○箋有求多亡求有。○正義曰。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。有此物無此物。故言有求多。

亡求有也。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亡。故易傳。○箋。匍匐言盡力。○正義曰。以其救恤凶禍。故知宜爲盡力。生民云。誕實匍匐。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。與此不同也。問喪注云。匍匐猶顛蹙。然則匍匐者。以本小兒未行之狀。其盡力顛蹙似之。故取名焉。凡民有凶禍之事。鄰里尙盡力往救之。謂營護凶事。若有贈贈也。

不我能愴反以我爲讎

愴。養也。箋云。愴。驕也。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。反憎惡我。○愴。許六反。毛興也。說文起也。樂音洛。惡。烏路反。下皆同。

既阻我德賈用不「售」

阻。難云。箋云。既難却我。隱蔽我之善。我脩婦道而事之。覲其察已。猶見疏外。如賈物之不售。○賈音古。市也。售。市救反。難。乃且反。下難卻同。一音如字。覲音冀。

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

育。長。鞫。窮也。箋云。昔育。育稚也。及。與也。昔幼稚之時。恐至長老窮匱。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。難易無所辟。○鞫本亦作鞠。居六反。覆。芳服反。注同。長。張丈反。下皆同。稚本亦作穉。直吏反。匱。求位反。乏也。辟音避。

本亦作避。

既生既育比予于毒

箋云。生謂財業也。育謂長老也。予。於也。既有財業矣。又既長老矣。其視我如毒螫。言惡已甚也。○螫。失石反。惡。烏洛反。

〔疏〕不我至于毒。○毛以爲婦人云。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。何故反以我爲讎乎。既不被恩遇。又爲善不報。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。謂先有善德。已被隱蔽矣。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。覲其察已。而猶見疏外。

似賣物之不售。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貴之。言我昔日幼稚之時。恐至長而困窮。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。難易無所避。今日既生有財業矣。又既長老矣。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。言惡已至甚。不我能憐。當倒之云不能憐我。鄭唯不我能憐爲異。○佩儲養箋憐驕至惡我。○正義曰。徧檢諸本。皆云憐養。孫毓引傳云情與。非也。爾雅不訓憐爲驕。由養之以至於驕。故箋訓爲驕。驕者至恩之辭。驕者至怨之稱。君子遇已至薄。怨切至痛。故舉至愛以駁至惡。○箋昔育至所辟。○正義曰。以育母兩說。故釋言爲稚。釋詁爲長。以經有二育。故辨之云。昔育者。育稚也。以下云既生謂財業。又以匱勉匱匱類之。故顛覆爲當力。若黍離云。閔周室之顛覆。抑云。顛覆厥德。各隨其義。不與此同。○箋生謂財業。○正義曰。以上云昔年稚恐窮。以生對窮。故爲財業。以財由人而生之。故大學曰。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是也。

我有旨蓄亦以御冬

旨。美。御。禦也。箋云。蓄聚美菜者。以禦冬月乏無時也。○蓄木亦作畜。勑六反。御。魚據反。下同。禦也。徐魚舉反。一才下句卽作禦字。

宴爾新昏以我御窮

箋云。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。至於富貴。則棄我如旨蓄。

有洗有潰既詒我肄

洗洗。武也。潰潰。怒也。肄。勞也。箋云。詒。遺也。君子洗洗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。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。欲窮困我。○洗音光。潰。戶對反。韓詩云。潰潰。不善之貌。詒音忙。肄。以世反。徐以自反。爾雅作勑。以世反。遺。唯季反。下同。

不念昔者伊余來暨

慙、息也。箋云。君子忘舊。不念往昔青年。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。○慙。許器反。

〔疏〕

我有至來慙。○正義曰。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。故稱人言我有美榮善之。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。猶君

子安樂汝之新昏。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。然窮苦取我。至於富貴而見棄。似冬月蓄菜。至於春夏則見遺也。君子既欲棄已。故有洗洗然威武之容。有澹澹然患怨之色於我。又盡道。我以勞苦之事。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。由無恩如此。所以見出。故追而怨之。亦以禦冬。言亦者。因亦已之禦窮。伊、辭也。○箋君子至旨蓄。○正義曰。上經與此互相見。以舊。至。比旨蓄。新昏以比新榮。此云宴爾新昏。則上宜云得爾新榮。上言我有旨蓄。此宜云爾有舊室。得新榮而棄旨蓄。猶得新昏而棄已。又言已爲之生有財業。故云至於富貴也。已言爲致富耳。言貴者。協句也。○傳肄勞。○正義曰。釋詁文。爾雅或作勩。孫炎曰。習事之勞也。

谷風六章章八句

式微。黎侯寓于衛。其臣勸以歸也。

寓、寄也。黎侯爲狄人所逐。棄其國而寄於衛。衛處之以二邑。因安之。可以歸而不歸。故其臣勸之。○黎。力兮反。國名。杜預云。在上黨壺關縣。寓于音遇。于又作乎。

〔疏〕

式微二章章四句全勸以歸。○正義曰。此經二章。皆臣勸以歸之辭。此及旄丘。皆陳黎臣之辭。而在邶風者。蓋邶人述其意而作。亦所以刺衛君也。○箋黎侯全勸之。○正義曰。以旄丘之敘。故知爲狄人所逐。以經云

中露泥中。知處之以二邑。勸之云胡不歸。知可以歸而不歸。此被狄所逐。而云寄者。若春秋出奔之君。所在亦曰寄。故左傳曰。齊以「邾」寄衛侯。是也。喪服傳曰。寄公者何。失地之君也。謂削地盡者。與此別。

式微式微胡不歸。

式、用也。箋云。式微式微者。微乎微者也。君何不歸乎。禁君留止於此之辭。式、發聲也。

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

微、無也。中露、衛邑也。箋云、我若無君、何爲處此乎。臣又極諫之辭。

〔疏〕

式微至中露○毛以爲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。言君用在此而益微。用此而益微。君何不歸乎。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。何爲久處於此中露。鄭以式爲發聲。言微乎微者。言君今在此皆甚至微。君何不歸乎。餘同。

○傳式用○正義曰。釋言文。左傳曰。榮成伯賦式微。服虔云。言君用中國之道微。亦以式爲用。此勸君歸國。以爲君用中國之道微。未若君用在此微爲密也。○箋式微至發聲○正義曰。式微式微者。微乎微者也。釋訓文。郭璞曰。言至微也。以君被逐既微。又見卑賤。是至微也。不取式爲義。故云發聲也。○傳中露衛邑○正義曰。以寄於衛所處之下。又責其不來迎我君。明非衛都。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。○箋我若至之辭○正義曰。主憂臣勞。主辱臣死。固當不憚淹恤。今言我若無君。何爲處此。自言已勞。以勸君歸。是極諫之辭。

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

泥中。衛邑也。

式微二章章四句

旄丘責衛伯也。狄人迫逐黎侯。黎侯寓于衛。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。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。

衛、康叔之封。爵稱侯。今日伯者。時爲州伯也。周之制。使伯佐牧。春秋傳曰。五侯九伯。侯爲牧也。○旄丘音毛。丘或作古。北字。前高後下曰旄丘。字林作塋。云、塋丘也。亡周反。又音毛。山部又有鬲字。亦云鬲丘。亡

付反。又音施。率、所類反。禮記云。十國以爲連。連有率。佐牧。州牧之「牧」。

〔疏〕

旄丘四章。章四句。至於衛。○正義曰。作旄丘詩者。責衛伯也。所以責之者。以狄人迫逐黎侯。故黎侯出奔。來寄於衛。以衛爲州伯。當脩連率之職。以救於已。故奔之。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。不救於已。故

黎侯之臣子。以此言責衛。而作此詩也。狄者。北夷之號。此不斥其國。宣十五年左傳。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。齊黎氏地。三也。服虔曰。黎侯之國。此詩之作。責衛宣公。宣公以魯桓二年卒。至魯宣十五年。百有餘歲。卽

此時雖爲狄所逐。後更復其國。至宣公之世。乃赤狄奪其地耳。與此不同。彼奪地是赤狄。此唯言狄人迫逐。不必是赤狄也。言方伯連率者。王制云。五國以爲屬。屬有長。十國以爲連。連有帥。三十國以爲卒。卒有正。二百

一十國以爲州。州有伯。注云。凡長皆因賢侯爲之。殷之州長曰伯。虞夏及周皆曰牧。又曰。千里之外設方伯。公羊傳曰。上無明天子。下無賢方伯。方伯皆謂州長。則此方伯亦州長矣。周謂之牧。而云方伯者。以一州之中

爲長。故云方伯。若牧下二伯。不得云方伯也。連率者。卽十國以爲連。連有帥是也。不言屬卒者。舉其中也。王制。應殷法。周諸侯之數與殷同。明亦十國爲連。此詩周事。有連率之文。左傳曰。晉侯享公。公請屬鄆。是周

亦有連屬。此宣公爲二伯。非方伯。又非連率。而責不能脩之者。以連帥屬方伯。若諸侯有被侵伐者。使其連屬救之。宣公爲州伯佐方伯。今黎侯來奔之。不使連率救已。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。此敘其責衛伯之由。經皆

責衛之辭也。經言叔伯。則責衛臣矣。言責衛伯者。以衛爲方伯。故責其諸臣之廢事。由君之不使。亦是責衛伯也。○箋衛康卒爲牧。正義曰。此解言衛伯之意。故云。衛、康叔之封。爵稱侯。今曰伯者。時爲州伯也。周之

制。使伯佐牧。牧是州牧。伯佐之。是州伯也。知者。以春秋傳曰。五侯九伯。是侯爲牧伯佐之也。宣公爲侯爵。見於春秋明矣。今而本之康叔者。以諸侯之爵。皆因始封之君。故本康叔也。顧命云。乃同召太保奭。畢公。衛

侯。是爵稱侯也。案世家自康叔至真伯不稱侯。頃侯略夷王。始爲侯。又平王命武公爲公。不恆以康叔。言康叔之封者。以康叔之後。自爲時王所黜。頃侯因康叔本侯。故略夷王而復之。命武公爲公。謂爲三公。爵仍侯也。

此云責衛伯。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。而以爲牧下二伯者。以周之州長曰牧。以長一方言之。得謂之方伯。未有謂之州伯者。此若是牧。常言責衛牧。今言責衛伯。明非牧也。故知爲二伯。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。以左傳所

論。周世之事。前代必不然。知指言周也。此方伯連率。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。王制云。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。國三人。注云。使佐方伯領諸侯者。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。非此牧伯之類。王制雖是殷法。於周亦當

然。故燕禮注云。言諸公者。容牧有三監。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。一解云。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。聖王因而不改。周之牧國。則無三監矣。太宰職云。建其牧。立其監。注云。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。又非牧下三監也。所引春秋傳曰。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。曰。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。五侯九伯。汝實征之。以夾輔周室。服虔云。五侯。公侯伯子男。九伯。九州之長。太公爲王官之伯。掌司馬職。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。故得征之。鄭不然者。以司馬正戈。由王命乃行。不得云汝實征之。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。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。鄭云。五侯。侯爲州牧也。九伯。伯爲州伯也。一州一牧。二伯佐之。太公爲王官之伯。二人共分陝而治。自陝以東。當四侯半。一侯不可分。故言五侯九伯。則九人。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。是天子何異乎。云夾輔之有也。知侯爲牧伯者。周禮上公九命作伯。則東西大伯。上公爲之。八命作牧。非上公也。公下唯侯耳。且傳當言五牧。而云五侯。明牧於外曰侯。是牧本侯爵。故曲禮下云。九州之長。入天子之國曰牧。於外曰侯。是牧本侯爵也。侯既爲牧。其佐自然伯矣。此衛侯爵而爲伯者。鄭志答張逸云。實當用伯。而侯德適任之。何嫌不可。命人位以德。古亦然也。以此言。則宣公德適任伯。故爲伯。下泉序云。思明王賢伯。經云。四國有王。郇伯勞之。傳曰。郇伯。古亦然也。箋云。文王之子爲州伯。則郇侯侯爵。而有賢德。亦爲伯者。蓋其時多賢。故郇侯亦爲伯。爲伯言其正法耳。亦有侯爲伯爲牧者。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。謂侯伯有功德者。加命得專征伐。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。是以雜問志云。五侯九伯。選州中諸侯以爲牧。以二伯爲之佐。此正法也。若一州之中無賢侯。選伯之賢者以爲牧也。

旄丘之葛兮。何誕之節兮。

興也。前高後下曰旄丘。諸侯以國相連屬。憂患相及。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。誕。闕也。箋云。土氣緩。則葛生闕節。興者。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。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。○蔓延。以戰反。又音延。

叔兮伯兮。何多日也。

日月以逝。而不我憂。箋云。叔伯。字也。呼衛之諸臣。叔與伯與。女期迎我君而復之。可來而不來。女日數何其多也。先叔後伯。臣之命不以齒。

〔疏〕旄丘至多日也。○毛以爲言旄丘之葛兮。何爲闕之節兮。以當「蔓延」相及。以與方伯之國兮。何爲使之連屬

邑已久。汝當早迎我而復之。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。○鄭以爲言旄丘之葛兮。何由誕之節兮。由旄丘之土。其氣和緩。故其葛之生長皆闕節。以與衛伯之臣兮。何由廢其事兮。由衛伯不恤其職。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。臣既廢

事。故責之云。叔兮伯兮。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。可來而不來。何其多日數也。○傳前高至誕闕。○正義曰。釋丘云。前高旄丘。李巡云。謂前高後卑下。以前高後必卑下。故傳亦言後下。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。

故以旄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。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。所以爲喻也。又解言誕節者。誕闕也。謂葛節之間長闕。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。○箋土氣至疏廢。○正義曰。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。將由疏廢而責之。故以此土氣和緩。

生物能殖。故葛生闕節。以喻君政解緩。不恤其職。故臣亦疏廢。君不恤職。臣廢其事。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。凡與者。取一邊相似耳。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爲難也。○傳日月至我憂。○正義曰。傳以黎臣責衛。稱已來之久。

言日月以往矣。而衛之諸臣不憂我。故責之云。何多日而不憂我。○箋叔伯至以齒。○正義曰。鄭以呼爲叔伯。是責諸臣之辭。以黎侯奔衛。必至即求復矣。衛且處之二邑。許將迎而復之。卒違其言。故責衛之諸臣。汝期來迎

我君而復之。可來而不來。汝之日數何其多也。臣之壽命。自有高下。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。故先叔後伯。

何其處也必有與也

言與仁義也。箋云。我君何以處於此乎。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。責衛今不行仁義。

何其久也必有以也

必有以功德。箋云。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。必有以衛有功德故也。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。

〔疏〕何其至有以也。○正義曰。黎之臣子。既責衛之諸臣。故又本己之情而責之。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。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。何其久留於此也。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。汝今何爲不行仁義。不務功德。而迎我復之

乎。○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。○正義曰。此言必有與。下言必有以。二者別設其文。故分爲仁義與功德。言仁義者。謂迎已復國。是有仁恩。且爲義事。已得復國。由衛之功。是衛之德。則仁義功德一也。據其心爲仁義。據其事爲功德。心先發而事後見。故先言仁義。後言功德也。言與言以者。互文。以者。自己於彼之辭。與者。從彼於我之稱。已望彼以事與已。唯仁義功德耳。故傳此言與仁義。不云必。由與自彼來。下云必以有功德。是自己情。故云必也。

狐裘蒙戎。匪車不東。

大夫狐裘。蒙戎。以言亂也。不東。言不來東也。箋云。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。但爲昏亂之行。女非有戎車乎。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。黎國在衛西。今所寓在衛東。○蒙如字。徐武邦反。戎如字。徐而容反。蒙戎。亂貌。案徐此音。是依左傳讀作「虜若而」。行。下孟反。下同。

叔兮伯兮。靡所與同。

無救患恤同也。箋云。衛之諸臣行如是。不與諸伯之臣同。言其非之特甚。

〔疏〕狐裘至與同。○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。服此狐裘。其形貌蒙戎然。但爲昏亂之行。而不務行仁義也。豈非有戎車乎。何爲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。言實有戎車。不肯迎已。故又責之。言叔兮伯兮。爾無救患恤

同之心迎我也。○鄭唯下二句爲異。○傳大夫至來東。○正義曰。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。故傳云大夫也。玉藻云。君子狐裘裘豹褰。玄納衣以裼之。青蒼色同。與此一也。大夫息民之服。有黃衣狐裘。又狐貉之厚以居。在家之服。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。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。知爲狐蒼裘也。蒼裘所施。禮無明文。唯玉藻注云。蓋玄衣之裘。禮無玄衣之名。鄭見玄納衣以裼之。因言蓋玄衣之裘。兼無明說。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。大夫士玄端。裳雖異。衣皆玄。裘象衣色。故皆用狐青。是以玉藻注云。君子。大夫士也。此傳亦云大夫。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。以蒙戎者亂之貌。故云蒙戎以言亂也。左傳曰。士鷩賦詩云。狐裘蒙戎。杜預云。蒙戎。亂貌。以此傳爲說。不東者。

言不來東迎我也。故箋申之云。黎國在衛西。今所寓在衛東者。杜預云。黎侯國。上黨壺關縣有黎亭。是在衛之西也。

瑣兮尾兮流離之子

瑣尾。少好之貌。流離。鳥也。少好長醜。始而偷樂。終以微弱。箋云。衛之諸臣。初有小善。終無成功。似流離也。○瓊依字作瑣。素果反。流音留。本又作鷗。離如字。爾雅云。鳥少美而長醜爲鷗鷗。草木疏云。巢也。關西謂之流離。大則食其母。少。詩照反。下同。長。張丈反。偷。以朱反。樂音洛。

叔兮伯兮褻如充耳

褻。盛服也。充耳。盛飾也。大夫褻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。箋云。充耳。塞耳也。言衛之諸臣。顏色褻然。如見塞耳無聞知也。人之耳聾。恆多笑而已。○褻。本亦作窶。由救反。又在秀反。鄭笑貌。稱。尺證反。聾。魯丁反。

〔疏〕

瑣兮至充耳。○毛以爲黎之臣子。貴衛諸臣。言瑣兮而少。尾兮而好者。乃流離之子也。此流離之子。少而

伯兮。汝徒衣褻然之盛服。汝有充耳之盛飾。而無德以稱之也。○鄭以爲衛之諸臣。初許迎黎侯而復之。終而不能。故責之。言流離之子。少而美好。長即醜惡。以與衛之臣子。初有小善。終無成功。言初許迎我。終不能復之。故又疾而言之。叔兮伯兮。汝顏也。褻。褻然。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。恨其不納己。故深責之。○傳瑣尾至微弱。○正義曰。瑣者小貌。尾者好貌。故并言小好之貌。釋訓云。瑣瑣。小也。釋鳥云。鳥少美長醜爲鷗鷗。陸機云。流離。巢也。自關西謂巢爲流離。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。故張奐云。鷗鷗食母。許慎云。巢。不孝鳥。是也。流離鷗。蓋古今之字。爾雅離或作栗。傳以上三章皆貴衛不納己之辭。故以此章爲黎之臣惡衛之諸臣。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。不圖納我。爾無德以治國家。終必微弱也。定本偷樂作偷樂。

旄丘四章章四句

毛詩注疏校勘記(二之二)

阮元撰盧宣旬摘錄

○凱風

而成其志爾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正義云·俗本作以成其志·以字誤也·定本而成其志·考文古本作以·采正義·

樂夏之長養者(補)長養下當更有棘難長養四字·下正義云·又言棘難長養者·可證·又段玉裁云·棘下當有心字·棘心·棘之初生者·故難長養·下章云·棘薪則其成就者矣·語勢正相對也·

有叡智之善德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注作知·正義作智·知智古今字·易而說之也·例見前·釋文知本亦作智·非正義本·餘同此·

○雄雉

而作是詩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唐石經初刻無此四字·後改有·案有者是也·正義標起止云至是詩·可證·按據標起止為證·乃是正義所據本耳·他本之有不同者·不必皆正義取據也·全書以此例之·

我之懷矣自詒伊感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伊當作繫·正義引此傳之繫·及小明之伊·以明鄭所以易伊為繫也·作伊則與下小明無別·不知者所改耳·

箋云日月之行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小字本·相臺本·日上有視字·案有者是也·正義云·言我視彼日月之行·即本箋為說也·考文古本有我視二字·采正義而有誤·

事君或有所留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小字本·相臺本·事作而·案而字是也·

愷之跂反(補)釋文·跂作跋·通志堂本·盧本·跋作跂·案跂字是也·小字本所附是跂字·○釋文校勘記·案釋文凡愷字皆云之跂反·作跂亦是譌字·雖真韻有跂字·去智切·而不為愷之反語·

○匏有苦葉

由膝以上爲涉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正義標起止同。云今定本如此。是舊本不如此。今無可考。釋文。以上。時掌反。下皆同。謂由帶以上由軌以上也。其與定本同異。亦無可考。

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。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正義標起止同。云今定本如此。是舊本不如此。今無可考。段玉裁云。定本出於小顏。恐屬臆改。當作以衣涉水爲厲。由帶以上爲厲。爾雅不爲一訓。毛並存之。

賓者出請(補)毛本賓者作擯者。案擯字是也。

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闕本缺難無二字。明監本。毛本。誤不行。案此讀當於難字斷句。無字下屬。明監本毛本以意補。非也。

傳曰賢女妃聖人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箋誤傳。是也。此自正義誤以箋爲傳耳。非字誤也。

濟盈不濡軌小字本同。相臺本。軌作軌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唐石經作軌。案釋文云。軌、舊龜美反。謂車轉頭也。依傳意宜音犯。案說文云。軌、車轍也。從車。九聲。龜美反。軌、車軾前也。從車。凡聲。音犯。車轉頭所謂軌也。相亂。故具論之。是釋文本字作軌。但以爲宜作音犯字。正義云。說文云。軌、車轍也。軌、車軾前也。然則軾前謂之軌也。非軌也。但軌聲九。軌聲凡。於文易爲誤。寫者亂之也。是正義本字亦作軌。但以爲寫者亂之。故不從軌而從軌以爲說。由此考之。唐石經以前。經字未有直作軌者也。戴震毛鄭詩考正。依韻定從軌字。段玉裁同。詳見下。相臺本依釋文。小字本。及此十行本皆然。其作軌者即軌字。非軌字。乃當時俗體也。釋文軌字舊誤。今訂正。詳後考證。

由軌以上爲軌小字本同。相臺本作軌。見上。餘同。案段玉裁云。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間方空處謂之軌。高誘注呂氏春秋云。兩輪閒曰軌。此以廣狹言之。凡言度餘以軌謂此。毛傳曰。由軌以下爲軌。此以高下言之。凡言濡軌滅軌謂此。穀梁傳曰。車軌塵。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。中庸。車同軌。亦謂車制高廣不差。軌亦云轍。轍者通也。其中通也。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。古經不可解矣。不云由輿以下者。水深至

以高下言之。凡言濡軌滅軌謂此。穀梁傳曰。車軌塵。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。中庸。車同軌。亦謂車制高廣不差。軌亦云轍。轍者通也。其中通也。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。古經不可解矣。不云由輿以下者。水深至

以高下言之。凡言濡軌滅軌謂此。穀梁傳曰。車軌塵。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。中庸。車同軌。亦謂車制高廣不差。軌亦云轍。轍者通也。其中通也。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。古經不可解矣。不云由輿以下者。水深至

以高下言之。凡言濡軌滅軌謂此。穀梁傳曰。車軌塵。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。中庸。車同軌。亦謂車制高廣不差。軌亦云轍。轍者通也。其中通也。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。古經不可解矣。不云由輿以下者。水深至

以高下言之。凡言濡軌滅軌謂此。穀梁傳曰。車軌塵。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。中庸。車同軌。亦謂車制高廣不差。軌亦云轍。轍者通也。其中通也。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。古經不可解矣。不云由輿以下者。水深至

以高下言之。凡言濡軌滅軌謂此。穀梁傳曰。車軌塵。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。中庸。車同軌。亦謂車制高廣不差。軌亦云轍。轍者通也。其中通也。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。古經不可解矣。不云由輿以下者。水深至

於輿下軸上之輅。則必入輿矣。故以輿下之輅為高下之節。喻禮義之不可過也。自下譌為上。乃議改軌為軌。釋文舊龜美反。則唐以前本不誤也。今考釋文本已誤作上。讀時掌反。見前由膝句以上字音中。

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二軌字作軌·案此二字皆當作軌·正義從軌字以為說·故自為文·直改云軌也。

今雌雉鳴也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鳴當鳥誤·是也。

以假人以辭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上以字作似·案似是也。

軌車軾前也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軌作軌·案所改是也·以下軌字同者不更出。

祭左右軌范乃飲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軌作軌·案所改非也·下軌與軌·又少儀注云·軌與軌·又軌當大馭之軌·及此凡四字·皆當作軌·閩本以下·一例改為軌·失之·又下其實少儀軌字一處。

閩本明監本作軌·是毛本作軌非。

書或為軌元謂軌是軌法也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三字皆作軌·案此當作書或為軌玄謂軌是軌法也·各本皆誤·今周禮注下軌字亦作軌·依段玉裁漢讀考訂。

謂與下三面之材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輿誤與·以周禮注考之是也。

考功記注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工誤功·是也。

鴈者隨陽而處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此定本也·正義云·定本云·鴈隨陽·無陰字·是正義本有陰字·作鴈者陰隨陽而處·考箋下云似婦人之從夫·正義云·此皆陰陽並音·謂下句並音婦人·與夫上句

宜並音陰隨陽也·當以正義本為長。

故爲爲日出閩本同。明監本。毛本。故誤大。爲誤听。案此當作故爲日始出。

日未出已名爲听生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生當作矣。形近之譌。

定本木鴈隨陽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木當作云。形近之譌。

○谷風

趙魏之部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郊誤部。考方言是也。

箋云徘徊也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小字本。相臺本。云下有違字。考文古本違字亦同。案有者是也。

言君子與己訣別小字本同。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。亦同。相臺本。訣作淺。案釋文云。訣本或作決。相臺本依改。以爲浸正訣俗也。考訣字說文在新附。而文選注引通俗文已有之。可不煩改。相臺

本非也。

送我裁於門內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釋文云。裁於門內。一本作裁至於門。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。正義本今無可考。山井鼎云。古本一本於上補至字。不知據何本者。即采釋文。

宴爾新昏唐石經。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釋文云。宴爾本又作燕。考文一本作燕。下同。采釋文又作本。

湜湜其沚唐石經。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釋文云。其沚者止。正義本未有明文。說文水部湜下引詩曰湜湜其止。段玉裁云。毛作止。鄭作沚。今考鄭箋但義從沚耳。其經字不作沚也。釋文唐石經及各本皆誤。見下。

小渚曰沚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字之假借。不云讀爲。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。例見關雎怨耦曰仇下。此實漢代注經之常例。而後來往往有依注改經者。此經釋文本已誤矣。經義雜記云。

以止爲止。起於北宋。又云。此因經誤作止。又於箋首增小渚曰止四字。於釋文如其止音止四字。其說皆非也。關雎正義引此箋小渚曰止。安得以爲增乎。因不得變改字之例而誤也。今訂正。

故見渭濁 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釋文云。舊本如此。一本渭作謂。後人改耳。考此箋云。故見謂濁。下云。故謂已。見謂濁。言人見謂已涇之濁。是正義本亦作謂。當以一本爲長。又云。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。此定本之誤。正義所不從。而毛居正六經正義。反以爲是。失之矣。考文古本作其。采正義。一本作見其清濁。則更誤。正義見謂字凡四。下二謂字譌作

渭。今改而正之。見下。

毋發我笱 唐石經。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釋文以無發我笱作音。考正義引角弓箋。及說文毋字爲說。是正義本作毋也。考唐石經小弁經作無。乃是經中用字不畫一。當以正義本爲長。○按以儀禮古文作無。今文作毋

例之。毛詩多古文。則作無是也。正義本作毋未是。

諭禁新昏也 小字本同。閩本。明監本同。相臺本。諭作諭。毛本同。案諭字是也。正義云。是諭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。上文又云。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家。諭卽興也。諭字形近之譌耳。考文一本采此而改。上文

諭皆作諭。其餘亦二字不別。誤。

言人無之我魚梁 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經作毋。注同。正義作無。毋無古今字。易而說之也。例見前。餘同此。○按謂無毋古今字可也。謂毋無古今字。不可。

東南至京兆陵陽 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陽陵字誤倒。考漢志是也。

此以涇濁喻舊至 閩本。明監本同。毛本至作室。案室字是也。六經正義引作室。

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 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謂並誤渭。是也。六經正義引作謂。

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 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謂並誤渭。是也。六經正義引作謂。

象有奸之者禁令勿奸明監本·毛本·奸誤姦·閩本不誤·案說文毋下作奸·是也·五經文字毋下作姦·非奸犯也·○按段玉裁云·依說文·ム者姦也·姦者ム也·毋下云·从女·有姦之者·大禹謨正義引不誤·若奸訓犯姦也·與姦義有別·

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閩本同·明監本·毛本·家之作之家·案所改是也·考文古本作家事之一本亦作家之事·

何所貧無乎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經傳箋皆作亡·正義作無·亡無古今字·易而說之也·例見前·

注云舟謂集板如今白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自當作舩·易注本如此·故正義引以說今日舩也·王應麟輯鄭易即采此·其誤亦同·

愷養也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正義云·徧檢諸本·皆云愷養·孫毓引傳云愷與·非也·釋文云·毛與也·鄭驕也·王肅養也·說文起也·據此·則養也是王肅本也·段玉裁云·說文起即興·正義從養非·

賈用不售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唐石經·售字磨改·案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云·蓋本作讎·段玉裁云·讎正字·售俗字·史記漢書尙多用讎·今考釋文售布救反·是釋文本作售·石經磨改所從也·

昔育恐育鞠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·同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亦同·案詩經小學云·顧寧人曰·唐石經自采苞·節南山·藝我之外·並作鞠·今但公劉·瞻印·二詩從之·餘多俗作鞠·段玉裁案·采苞·節南山·

藝我·其字皆當作鞠·今考經中用字·例不畫一·其用踢鞠字者·假借也·仍以唐石經爲正·又案此經蜀石經無下育字·誤也·以傳箋正義考之·皆當有·蜀石經之不可信每類此·

又盡道我以勞苦之事〔補〕道字上箋文作遺·形近之譌也·

以舊至比旨蓄〔補〕至當作室·此與上以涇濁喻舊至誤同·

○式微

齊以邾寄衛侯〔補〕案左傳邾當作邾。

○施丘

或作古北字〔補〕案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。盧本北作丘。案六經正誤云：丘或作古北字。作北誤。是也。集韻十八九。載北堊丘呈四形。可證。盧文昭所改者誤。

州牧之牧〔補〕毛本作州牧之佐。案佐字是也。

宣公以魯桓二年卒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二上浦鐘云脫十字。是也。

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乎當何字誤。是也。

則東西大伯〔補〕監本。毛本。大伯作二伯。案二字是也。

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相臺本同。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亦同。小字本。延作莖。案釋文。蔓莖。以戰反。又音延。小字本依釋文也。考毛葛覃。野有蔓艸。葛生傳。延字皆不從艸。此傳當同。

鄭葛覃箋及旱麓箋亦然。釋文延字皆無音。唯此有。是其本此延字誤加艸也。此正義有三延字皆不從艸。是正義本作延。延字是矣。考文古本作莖。采釋文。又考蔓字亦當衍。葛覃傳云。覃、延也。葛生傳云。葛生延而蒙楚。皆單言延。野有蔓草傳釋蔓云延也。是蔓即延。故不重言也。鄭箋有延蔓。而蔓在延下。芄蘭箋今本有蔓莖。依釋文。是後人輒加。然則此傳亦後人輒加也。正義三言延蔓。乃自爲文。凡單注言延及單言蔓者。正義皆得重言延蔓而說之。

以當蔓延相及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此當作延蔓。誤倒之耳。下文二延蔓可證。

讀作虜若而〔補〕案虜若而當
隄葦字之譌。

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此不誤·浦鐘云·傳作隄葦·非也·凡正
義引羣籍·有順經注爲文·不與本書同者·此類是矣·當各仍其舊。

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明監本·毛本·壺作
壺·案壺字是也。

始而愉樂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此本定也·正義云·定本偷樂作愉樂·上文云·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·以苟
且訓偷·其正義本作偷也·又上文云·以興衛之諸臣始而偷樂·今作愉者誤·釋文·偷、以朱反·與

定本同·此傳愉樂與微弱對文·愉樂主
言好·不取苟且爲義·正義本非是。

本亦作哀〔補〕案釋文校勘·哀當作衷·六經正誤云·亦作哀·中从由·或作衷·从丘·从白·誤·
羣經音辨衣部云·衷、盛服也·集韻四十九宥·載衷衷二形·云或从由·皆可證也。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二（二之三）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 孔穎達疏

簡兮刺不用賢也。衛之賢者仕於「伶」官，皆可以承事王者也。

伶官·樂官也。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。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。○簡·居限反·字從竹·或作簡·是草名非也·洽音審·字從水·亦作伶·

〔疏〕

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○正義曰·作簡兮詩者·刺不能用賢也·衛之賢者·仕於伶官之賤職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·堪爲王臣·故刺之·伶官者·樂官之總名·經言公庭萬舞·卽此仕於伶官在舞師者也·周禮掌舞

之官·有舞師·箛師·旄人·鞀師也·舞師云·凡野舞則皆教之·不教國子·下傳曰·教國子弟·則非舞師也·箛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箛·則不教萬舞·經言公庭萬舞·則非箛師也·旄人·鞀師·皆教夷樂·非萬舞·又不教國子·且夷狄之樂·諸侯所無·非賢者所得爲也·唯大司樂云·以樂教國子·樂師云·以教國子小舞·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·樂師下大夫四人·上士八人·下士十有六人·此乃天子之官也·諸侯之禮亡·其官屬不可得而知·燕禮注云·樂正于天子爲樂師也·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·首章傳曰·非但在四方·親在宗廟公庭·二章傳曰·祭有異禱·胞·翟·闈·寺者·惠下之道·禮記云·翟者·樂吏之賤者也·則此賢者身在舞位·在賤吏之列·必非樂正也·又刺衛不用賢·而箋云·擇人·擇人則君所置用·又非府史也·若府史·則官長所自辟除·非君所擇也·祭統曰·尸飲九以散爵獻士·下言祭之·末乃賜之一爵·又非士也·蓋爲樂正之屬·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·則爲舞人也·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·鞀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·周官司樂樂師·其下無舞人·此蓋諸侯官而有之·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·以賤故以吏言之·故鞀胞闈寺·悉非府史·皆以吏言之也·言皆可以者·見不用

者非一。或在其餘賤職。故言皆也。時周室卑微。非能用賢。而言可以承事王者。見碩人德大。堪爲王臣。而衛不用。非要周室所能任也。仕於伶官。首章是也。二章言多才多藝。卒章言宜爲主臣。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。○箋伶官至爲伶官。○正義曰。左傳鍾儀對晉侯曰。伶人也。使與之琴。操南音。周語曰。周景王鍾成。伶人告「懸」。魯語云。伶蕭詠歌。及鹿鳴之三。此云仕於伶官。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。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。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。黃帝使伶倫氏。自大夏之西。崑崙之陰。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。爲黃鍾之宮。周語景王鎡無射。而問於伶州鳩。是伶氏世掌樂官。

簡兮簡兮方將萬舞

簡、大也。方、四方也。將、行也。以千羽爲萬舞。用之宗廟山川。故言於四方。箋云。簡、擇、將、且也。擇兮擇兮者。爲且祭祀當萬舞也。萬舞。千「羽」也。○爲。于僞反。

日之方中在前上處

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。箋云。在前上處者。在前列上頭也。周禮大胥。掌學士之版。以待致諸子。春入學。舍采合舞。○胥。思徐反。版音板。舍音釋。下篇舍輟同。采音菜。

碩人僕僕公庭萬舞

碩人。大德也。僕僕。容貌大也。萬舞非但在四方。親在宗廟公庭。○僕。疑矩反。韓詩在扈扈云美貌。

〔疏〕簡兮至萬舞。○毛以爲言衛不用賢。有大德之人兮。大德之人兮。祭山川之時。乃使之於四方。行在萬舞之位。又至於日之方中。教國子弟習樂之時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。親爲舞事以教之。此賢者既有

大德。復容貌美大僕僕然。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。親爲萬舞。是大失其所也。○鄭以爲衛君擇人兮。擇人兮。爲有方且祭祀之時。使之當爲萬舞。又日之方中。仲春之時。使之在前列上頭。而教國子弟習樂。爲此賤事。不當用賢。而使大德之人容貌僕僕然者。於祭祀之時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。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。是不用賢也。○傳以千羽至四方。○正義曰。萬、舞名也。謂之万者。何休云。象武士以萬人定天下。民樂之。故名之耳。商頌

曰。萬舞有奕。殷亦以武定天下。蓋象湯之伐桀也。何休指解周舞。故以武王言之。萬舞之名。未必始自武王也。以萬者舞之摠名。千戚與羽籥皆是。故云以千羽爲萬舞。以祭山川宗廟。宜千羽並有。故云用之宗廟山川。由山川在外。故云於四方。解所以言四方之意也。周禮舞師教羽舞。帥而舞四方之祭祀。教兵舞。帥而舞山川之祭祀。則山川與四方別。此言山川。而云四方者。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。故注云。四方之祭祀。謂四望也。大司樂注云。四望。謂五嶽四鎮四瀆。然則除此以外。乃是山川也。故山川與四方別舞。諸侯之祭山川。其在封內則祭之。非其地則不祭。無嶽瀆之異。唯祭山川而已。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方也。此傳千羽爲萬舞。宗廟山川同用之。而樂師注云。宗廟以人。山川以千。皆非羽舞。宗廟山川又不同。此得同者。天子之禮大。故可爲之節文。別祀別舞。諸侯唯有時王之樂。禮數少。其舞可以同也。○箋簡擇至千舞。正義曰。以下云公言錫爵。當祭末。則公庭萬舞是祭時。此方論擇人爲萬舞。故爲且祭祀也。傳亦以此推之。故用之宗廟山川爲祭也。知萬舞爲千舞。不兼羽籥者。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。公羊傳曰。籥者何。籥舞。萬者何。千舞。言千則有戚矣。禮記云。朱干玉戚。冕而舞大武。言籥則有羽矣。籥師曰。教國子舞。羽吹籥。羽籥相配之物。則羽爲籥舞。不得爲萬也。以千戚武事。故以萬言之。羽籥文事。故指體言籥耳。是以文王世子云。春夏學干戈。秋冬學羽籥。注云。干戈萬舞。象武也。羽籥籥舞。象文也。是千羽之異也。且此萬舞并兼羽籥。則碩人故能籥舞也。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。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。明此言千戚舞。下說羽籥舞也。以此知萬舞唯千無羽也。孫毓亦云。萬舞。千戚也。羽舞。翟之舞也。傳以千羽爲萬舞。夫之矣。○專教國至爲期。正義曰。知教國子弟者。以言在前上處。在前列上頭。唯教者爲然。祭祀之禮。且明而行事。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。此既爲樂官。明其所教者國子也。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。言弟。容諸侯之庶子。於適子爲弟。故王制云。王太子。王子。羣后之太子。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。彼雖天子之法。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。故言國子弟也。傳言日中爲期。則謂一日之中。非春秋日夜中也。若春秋言不當爲期也。故王肅云。教國子弟。以日中爲期。欲其偏至是也。○箋在前至合舞。正義曰。公羊傳曰。諸侯四份。則舞者爲四列。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。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。令法於己也。周禮者。皆春官大胥職文也。彼注云。學士。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。版、籍也。大胥主此版籍。以待當召聚學舞者。卿大夫之諸子。則案此籍以召之。又云春入學者。註云。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。其進退使應節奏。月令仲春之月。命樂正習舞。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。謂蘋藻之屬也。此賢者非爲大胥也。引此者。以證此日之方中。卽彼春入學是矣。謂二月日夜夜中也。尙書云。日中星鳥。左傳曰。馬日中而出。皆與此同也。

○傳碩人至公庭○正義曰。碩者。美大之稱。故諸言碩人者。傳皆以為大德。唯白華碩人傳不訓。此及考槃傳意類之。則亦為大德也。故王肅云。碩人謂申后。此刺不用賢。則箋意亦以碩人為大德。其餘則隨義而釋。不與此同。故白華碩人為妖大之人。謂褒姒也。碩既為大德。故僕僕為容貌大也。上亦教國子。此直云非但在四方。不並言教國子者。以在前上處文無舞。故據万舞言也。

有力如虎。執轡如組。

組。織組也。武力比於虎。可以御亂。御衆有文章。言能治衆。動於近。成於遠也。箋云。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。可任為王臣。○轡。悲位反。組音祖。任音王。

左手執籥。右手秉翟。

籥六孔。翟。翟羽也。箋云。碩人多才多藝。又能籥舞。言文武道備。○籥。餘若反。以竹為之。長三尺。執之以舞。鄭注禮云三孔。郭璞同。云形似笛而小。廣雅云七孔。翟。亭歷反。

赫如渥赭。公言錫爵。

赫。赤貌。渥。厚。漬也。祭有昇輝。胞。翟。關。寺者。惠下之道。見惠不過一散。箋云。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。君徒賜其一爵而已。不知其賢而進用之。散受五升。

〔疏〕

有力至錫爵○正義曰。言碩人既有武力比於虎。可以能御亂矣。又有文德能治民。如御馬之執轡。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。以御者執轡於此。使馬騁於彼。織組者總紕於此。而成文於彼。皆動於近成於遠。以與碩人能

治衆施化於已。而有文章在民。亦動於近成於遠矣。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。又有多才多藝之伎。能左手執管籥。右手秉翟羽而舞。復能為文舞矣。且其顏色赫然而赤。如厚漬之丹赭。德能容貌若是。而君不用。至於祭祀之

末。公唯言賜一爵而已。是不用賢人也。○傳組織至於遠○正義曰。以義取動近成遠。故知為織組。非直如組也。武力比於虎。故可以御亂也。御。治也。謂有侵伐之亂。武力可以治之。定本作御字。又言御衆有文章者。

御衆似執轡。有文章似織組。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。又撫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。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。此治民似執轡。執轡又似織組。轉相如。故經直言執轡如組。以喻御衆有文章也。大叙

山有榛隰有苓

榛木名。下濕曰隰。苓、大苦。箋云。榛也。苓也。生各得其所。以言碩人處非其位。○榛本亦作藜。同測巾反。子可食。苓音零。本草云。甘草。

云誰之思西方美人

于田云。執轡如組。謂段之能御車。以御車似織組。知此不然者。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。故知爲實御。比碩大堪爲王臣。言有力如虎。是武也。故知執轡如組。比其文德。不宜但爲御矣。○傳箋六孔翟翟羽。○正義曰。釋樂云。大箏謂之產。郭璞曰。箏如笛三孔而短小。廣雅云七孔。鄭於周禮笙師。及少儀。明堂位注。皆云箏如笛三孔。此傳云六孔。與鄭不同。蓋以無正文。故不復改傳。翟、翟羽。調雉之羽也。故異義。公羊說。樂萬舞以翟羽。取其動輕。一舉千里。詩毛說。萬以翟羽。韓詩說。以夷狄大鳥羽。謹案詩云。右手秉翟。爾雅說。翟、鳥名。雉屬也。知翟舞也。○箋碩人至道備。○正義曰。箏雖吹器。舞時與羽並執。故得舞名。是以賓之初筵云。箏舞笙鼓。公羊傳曰。箏者何。箏舞是也。首章云。公庭萬舞。是能武舞。今又說其箏舞。是又能爲文舞也。碩人有多才多藝。又能爲此箏舞。言文武備也。言其能而已。非謂碩人實爲之也。何者。此章主美其文德。不論其在職之事。○傳渥厚至一散。○正義曰。渥者浸潤之名。故信南山曰。益之以醴深。既優既渥。是也。故此及終南皆云。渥、厚漬也。言漬之人厚。則有光澤。故以與顏色之潤。是以終南箋云。如厚漬之丹。言赤而澤是也。定本。渥厚也。無漬字。祭有畀鞶胞翟闈寺者。惠下之道。皆祭統文。彼又云。畀之爲言與也。能以其餘畀於下也。輝者甲吏之賤者。胞者肉吏之賤者。翟者樂吏之賤者。闈者守門之賤者。注云。輝、周禮作鞶。蓋謂鞶皮革之官。周禮鞶人爲鼓。鞶人爲甲。禮記是諸侯兼官。故鞶爲甲吏也。胞卽周禮庖人。故注云。庖之言苞也。裹肉曰苞苴。其職供王之膳羞。是肉吏是也。其官次於鞶人。周禮鞶人亡。庖人中十四人。下士八人。闈人王宮每門四人。寺人王之正內五人。以庖人類之。則皆非府史。不在獻。又非士。庖人於天子爲士。於諸侯故亦非士。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。故於祭末乃是賜也。知此亦是樂吏者。以經云錫爵。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。不得既祭乃賜之。故知在惠下之中。經云爵。傳言散者。禮器云。禮有以小爲賤者。貴者獻以爵。賤者獻以散。祭統云。尸飲九。以散爵獻士。士猶以散獻爵。賤無過散。故知不過一散。散謂之爵。爵摠名也。

箋云。我誰思乎。思周室之賢者。以其宜薦碩人。與在王位。○與音預。或如字。

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

乃宜在王室。箋云。彼美人謂碩人也。

〔疏〕山有至人兮。○正義曰。山之有榛木。隰之有荈草。各得其所。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。可謂處非其位。乃榛荈之不如。碩人既不寵用。故令我云誰思之乎。思西方周室之美人。若得彼美人。當薦此碩人。使在

王朝也。彼美好之碩人兮。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。但無人薦之耳。○傳榛本名荈大苦。○正義曰。陸機云。栗屬。其子小似柿。子表皮黑。味如栗。是也。榛字或作藜。蓋一木也。釋草云。藜。大苦。孫炎曰。本草云。藜今甘草是也。蔓延生。葉似荷。青黃。其莖赤有節。節有枝相當。或云藜似地黃。○箋彼美人謂碩人。正義曰。上言西方之美人。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。故知彼美人謂碩人。西方之人謂宜爲西方之人。故傳曰乃宜在王位。言宜在王朝之位爲王臣也。

簡兮三章章六句

泉水衛女思歸也。嫁於諸侯。父母終。思歸寧而不得。故作是詩以自見也。

以自見者。見己志也。國君夫人。父母在則歸寧。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。衛女之思歸。雖非禮。思之至也。○見賢遍反。上同。思之至。一本思作恩。

〔疏〕泉水四章章六句。至以自見。○正義曰。此時宣公之世。宣父莊兄桓。此言父母已終。未知何君之女也。言嫁於諸侯。必爲夫人。亦不知所適何國。蓋時簡札不記。故序不斥言也。四章皆思歸寧之事。○箋衛女至之

至。○正義曰。以之。衛女思歸。雖非禮。而思之至極也。君子善其思。故錄之也。定本作思字。

悲彼泉水，亦流于淇。

興也。泉水始出，悲然流也。淇，水名也。箋云：泉水流而入淇，猶婦人出嫁於異國。○悲，悲位反。韓詩作祕，說文作秘，云直視也。淇音其。

有懷於衛，靡日不思。

箋云：懷，至、靡、無也。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。「我」無日不思也。所至念者，謂諸姬諸姑伯姊。

變彼諸姬，聊與之謀。

變，好貌。諸姬，同姓之女。聊，願也。箋云：聊、且略之辭。諸姬者，未嫁之女。我且欲略與之謀，婦人之禮。觀其志意，親親之恩也。○變，力轉反。下篇同。

〔疏〕

悲彼至之謀。○毛以為悲彼然而流者是泉水，亦流入於淇水，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，我婦人亦嫁於異國。故有所至念於衛，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。我所思念者，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，願欲與之謀，婦人之禮。○故

鄭唯以聊為且，欲略與之謀為異。餘同。○傳泉水始出，悲然流。○正義曰：以此連云泉水，知為始出，悲然流也。是以衡門傳亦云：泌、泉水也。言亦流于淇者，以本敘衛女之情。故言亦，亦，已也。○箋：懷至至伯姊。○正義曰：以下云靡日不思，此懷不宜復為思，故以為至念於衛。以下文言之，知至念者諸姬伯姊。○箋：聊且至之恩。○正義曰：言且者，意不盡，故言略之辭。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，又嚮衛所見，宜據未嫁者。傳言同姓之女，亦謂未嫁也。言諸姬，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，故言同姓以廣之。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，便文互見。以諸姬摠辭，又卑，欲與謀婦人之禮也。姑姊尊，故云問，明亦與謀婦人之禮。此衛女思歸，但當思見諸姬而已。思與謀婦禮，觀其志意，是親親之恩也。

出宿于泂，飲餞于禰。

涉。地名。祖而舍轅飲酒於其側曰餞。重始有事於道也。禰、地名。箋云。涉禰者。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。故思宿餞。○涉。子禮反。餞音踐。徐又才箭反。送行飲酒也。禰、乃禮反。地名。韓詩作坭。音同。轅、蒲未反。道祭也。

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。

箋云。行。道也。婦人有出嫁之道。遠於親親。故禮緣人情。使得歸寧。○遠。于萬反。注同。

問我諸姑遂及伯姊。

父之姊妹稱姑。先生曰姊。箋云。寧則又問姑及姊。親其類也。先姑後姊。尊姑也。

〔疏〕

得歸寧。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。遠於父母兄弟之親。故禮緣人情。使得歸寧。今何為不聽我乎。我之

嚮衛。為親問諸姑。遂及伯姊而已。豈為犯禮也哉。而止我也。○傳涉地名至禰地名○正義曰。言祖而舍轅。飲酒於其側者。謂為祖道之祭。當釋酒脯於轅。舍轅即釋轅也。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。餞。送也。所以為祖祭者。重己方始有事於道。故祭道之神也。聘禮記曰。出祖。釋轅。祭酒脯。乃飲酒於其側。注云。祖。始也。既受聘享之禮。行出國門。止陳車騎。釋酒脯之奠於轅。為行始。詩傳曰。轅。道祭。謂祭道路之神。春秋傳曰。轅涉山川。然則轅山行道之名也。道路以阻險為難。是以委土為山。或伏牲其上。使者為轅祭。酒脯祈告。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。飲酒於其側。禮畢。乘車轅之。而遂行舍於近郊矣。其牲犬羊可也。大駟當馭玉轅。及犯轅。遂驅之。注云。封土為山象。以苦芻棘柏為神主。既祭之。以車轅之而去。喻無險難也。以此言之。轅者本山行之名。以祭道路之神。求無險難。故取名焉。知出國而為之者。以聘禮。烝氏。韓奕。皆言出祖。則不在國內。以祖為行道之始。則不得至郊。故知在國門外也。以轅者轅壤之名。與中霱行神之位同。知委土為山。言或伏牲其上者。據天子諸侯有牲。卿大夫用酒脯而已。夫人云。伏瘞亦如之。明天子以犬伏於轅上。羊人無伏祭之事。

則天子不用羊。詩云。取羝以軼。謂諸侯也。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。謂天子以犬。諸侯以羊。尊卑異禮也。以大馭云犯軼。卽云遂驅之。故知禮畢乘車轅之也。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。遂行舍於郊。故知轅之而遂行舍於郊也。卿大夫之聘。出國則釋軼。聘禮。於家又釋幣於行。注云。告將行也。行者之先。其古人之名未聞。天子諸侯有常祀。在冬。大夫三祀。曰門。曰行。曰厲。士喪禮有毀宗躐行。出于大門。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。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。古之遺禮。是在家釋幣告將行。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。故二處不同也。月令。冬。其祀行。注依中霽之禮云。行。在廟門外之西。爲軼壤。厚二寸。廣五尺。輪四尺。有主有尸。用特牲。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。與軼異也。軼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。大馭云犯軼。詩云取羝以軼。聘禮云釋軼。是也。又名祖。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。又名道。曾子問云。道而出。是也。以其爲犯軼祭道路之神。爲行道之始。故一祭而三名也。皆先軼而飲餞。乃後出宿。此先言出宿者。見飲餞爲出宿而設。故先言以致其意。韓奕云。韓侯出祖。出宿于屠。既祖卽當出宿。故彼箋云。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。示行不留於是也。欲先明祖必出宿。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。聘禮。遂行舍於郊。則此出宿當在郊。而傳云涉地名。不言郊者。與下傳互也。下干云所適國郊。則此涉亦在郊也。此涉云地名。則干亦地名矣。正以聘禮遂行舍於郊。則此衛女思宿焉。明亦在郊也。干涉思宿焉。傳以爲在郊。則言彌思餞焉。差近在國外耳。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。而此云涉彌。下云干言。別地者。下箋云。干言猶涉彌。未聞遠近同異。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所思之耳。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。一郊不得二地。宿餞不得同處。言衍字耳。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。○箋婦人至歸寧。○正義曰。此與螻螻竹竿文同而義異者。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。故爲由遠親親而望歸寧。螻螻刺其淫奔。故爲禮自得嫁。何爲淫奔。竹竿以不見答。思而能以禮。故爲出嫁爲常。不可違禮。詩者各本其意。故爲義不同。○傳父之至曰姊。○正義曰。釋親文。孫炎曰。姑之言古。尊老之名也。然則姑姊尊長。則當已嫁。父母既沒。當不得歸。所以得問之者。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。去歸則見之。○箋寧則至尊姑。○正義曰。以上章思與諸姬謀。今復問姑及姊。故言又也。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。由親其類也。

出宿于干飲餞于言

干、言、所適國郊也。箋云。干言猶涉彌。未聞遠近同異。

載脂載糝還車言邁

脂糝其車。以還我行也。箋云。言還車者。嫁時乘來。今思乘以歸。
○糝。胡瞎反。車軸頭金也。還音旋。此字例同音。更不重出。

邁臻于衛不瑕有害

邁。疾。臻。至。瑕。遠也。箋云。瑕猶過也。害。何也。我還車疾。至於衛而返。於行無過差。有何不可而止我。○邁。市專反。瑕音遐。害毛如字。鄭音曷。行。下孟反。差。初懈反。又初加反。卷末注同。

〔疏〕出宿至有害。○毛以為我思欲出宿於干。先飲錢於言而歸衛國耳。則為我脂車。則為我設糝。而還邇其車。我則乘之以行。而欲疾至衛。不得為違禮遠義之害。何故不使我歸寧乎。傳以瑕為遠。王肅云。言願疾至

於衛。不遠禮義之害是也。○鄭唯不瑕有害為異。○傳脂糝至我行。○正義曰。古者車不駕則脫其糝。故車糝云。闕關車之糝。傷曰。闕關。設糝貌。是也。今將行。既脂其車。又設其糝。故云脂糝其車。云還者。本樂來。

今欲乘以還。故箋云。言還車者。嫁時乘來。今思乘以歸。

我思肥泉茲之永歎

所出同。所歸異。為肥泉。箋云。茲。此也。自衛而來所渡水。故思此而長歎。○肥字或作肥。音同。

〔疏〕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。○正義曰。釋水云。泉歸異出同流肥。○箋自衛至渡水。○正義曰。以下須漕是衛邑。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。

思須與漕我心悠悠

須。漕。衛邑也。箋云。自衛而來所經邑。故又思之。○漕音曹。

〔疏〕傳須漕衛○正義曰。鄆云以慮於漕。漕是衛邑。須與漕連。明亦衛邑。

駕言出遊以寫我憂。

寫、除也。箋云。既不歸寧。且欲乘車出遊。以除我憂。

〔疏〕箋既不至我憂○正義曰。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。不過出國。故言且出遊。竹竿不見答。故以出遊為歸。是以彼箋云。適異國而不見答。其除此憂。維有歸耳。

泉水四章章六句

北門刺「仕」不得志也。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。

不得其志者。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。

〔疏〕北門三章章七句至志爾○正義曰。謂衛君之闇。不知士有才能。不與厚祿。使之困苦不得其志。故刺之也。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。言士者。有德行之稱。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。

出自北門憂心殷殷。

與也。北門背明鄉陰。箋云。自、從也。與者。喻已仕於闇君。猶行而出北門。心為之憂殷殷然。○殷本又作懸。同。於巾反。沈於交反。又音隱。爾雅云。憂也。背、蒲對反。鄉本又作嚮。同。許亮反。為于偽反。

終窶且貧莫知我艱。

窶者。無禮也。貧者。困於財。箋云。艱、難也。君於己祿薄。終不足以為禮。又近困於財。無知己以此為難者。言君既然矣。諸臣亦如之。○窶。其矩反。無禮也。爾雅云。貧也。案謂貧無可為禮。

已焉哉。天實爲之。謂之何哉。

箋云。謂勤也。詩人事君無二志。故自決歸之於天。我勤身以事君何哉。忠之至。

〔疏〕

出自至何。出。正義曰。衛之忠臣。不得其志。言人出自北門者。背明嚮陰而行。猶已仕於亂世。嚮於闇君而仕。由君之闇。已則爲之憂心殷然。所以憂者。以君於己祿薄。使已終當窶陋。無財爲禮。又且

貧困無資充用。而衆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。君於己雖祿薄。已又不忍去之。止得守此貧困。故自決云。已焉哉。我之困苦。天實爲之。使我遭此君。我止當勤以事之。知復奈何哉。○傳北門背明嚮陰。○正義曰。本取人嚮陰行。似已仕闇君。故以出自北門爲喻。○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。不取背明爲義何者。此人既仕闇君。雖困不去。非恨本不擇君。故知不以背明爲喻也。○傳窶者至於財。○正義曰。釋言云。窶。貧也。則貧窶爲一也。○傳此經云。終窶且貧爲二事之辭。故爲窶與貧別。窶謂無財可以爲禮。是且貧也。言近者已所資給。故言近。對以之爲禮者爲遠也。無財謂之貧。此二者皆無財之事。故爾雅貧窶通也。終窶且貧。言君於己祿薄。是君既然矣。莫知我艱。摠謂人無知己。是諸臣亦如之。以殞祿由君。故怨已貧窶祿薄。不由諸臣。故但恨其不知己也。○箋詩人至之至。○正義曰。此詩人敘仕者之意。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己而不去。是無二志也。已困苦應去而不去。是終當貧困。故言已焉哉。是自決也。此實由君。言天實爲之。是歸之於天也。君臣義合。道不行則去。今君於己薄矣。猶云。勤身以事之。知復何哉。無去心。是忠之至也。

王事適我政事一埶益我。

適。之。埶。厚也。箋云。國有王命役使之事。則不以之彼。必來之我。有賦稅之事。則減彼一而以益我。言君政偏。已兼其苦。○埶。避支反。偏音篇。

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。

已焉哉。天實爲之。謂之何哉。

北門三章章七句

北風刺虐也。衛國並爲威虐。百姓不親。莫不相攜持而去焉。

○攜·兪
圭反。

〔疏〕

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。○正義曰。作北風詩者。刺虐也。言衛國君臣並爲威虐。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。莫不相攜持而去之。歸於有道也。此主刺君虐。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。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

也。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。下二句言去之意也。

北風其涼雨雪其雱。

興也。北風。寒涼之風。雱。盛貌。箋云。寒涼之風。病害萬物。興者。喻君政教酷暴。使民散亂。○涼音良。雨。于付反。又如字。下同。雱。普康反。酷。苦毒反。

惠而好我攜手同行。

惠。愛。行。道也。箋云。性仁愛而又好我者。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。疾時政也。○好。呼報反。下及注同。行音衡。

其虛其邪既亟只且。

「虛。虛也。亟。急也。箋云。邪讀如徐。言今在位之人。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。今皆以爲急切之行矣。所以當去以此也。」

〔疏〕

北風至只且○正義曰。言天既爲北風。其寒涼矣。又加之雨雪。其勢然而盛。由涼風盛雪。病害万物。以興君政酷暴。病害百姓也。百姓既見病害。莫不散亂。故皆云。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。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。欲以共歸有德。我所以去之者。非直爲君之酷虐。而在位之臣。雖先日其寬虛其好徐威儀謙退者。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。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。只、且、語助也。○箋寒涼至散亂○正義曰。風雪並喻君虐。而箋獨言涼風者。以風非所害物。但北風寒涼。故害萬物。與常風異。是以興君政酷暴也。而雪害物。不言可知。○性仁至而去○正義曰。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。則與此惠而好我者。相攜手也。○傳虛虛箋邪讀如徐○正義曰。釋訓云。其虛其餘。威儀容止也。孫炎曰。虛徐。威儀謙退也。然則虛徐者。謙虛閑徐之義。故箋云。威儀虛徐寬仁者也。但傳實詰訓疊經文耳。非訓虛爲徐。此作其邪。爾雅作其徐。字雖異。音實同。故箋云邪讀如徐。

北風其喈雨雪其霏

喈、疾貌。霏、甚貌。○
喈音皆。霏、芳非反。

惠而好我攜手同歸

歸有德也。

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

狐赤。烏黑。莫能別也。箋云。赤則狐也。黑則烏也。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。○別。彼竭反。

〔疏〕

莫赤至匪烏○正義曰。衛之百姓。疾其時政。以狐之類皆赤。烏之類皆黑。人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者。莫能分別黑以爲非烏者。由狐赤烏黑。其類相似。人莫能別其同異。以興今君臣爲惡如一。似狐烏相類。人以莫能別其同異。言君惡之極。臣又同之。已所以攜手而去之。○傳狐赤至能別○正義曰。狐色皆赤。烏色皆黑。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。人於赤狐之羣。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。言皆是狐。於黑烏之羣。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。言

皆是烏。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。言皆為惡。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。故序云並為威虐。經云莫赤莫黑。摠辭。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。故云相承也。

惠而好我攜手同車。

攜手就車。

其虛其邪。既亟只且。

北風三章章六句

靜女刺時也。衛君無道。夫人無德。

以君及夫人無道德。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。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。○遺。唯季反。下同。

〔疏〕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。○正義曰。道德一也。異其文耳。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。欲以易今夫人也。庶輔贊於君。使之有道也。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。非謂陳古也。故經云俟我賄我。皆非陳古之辭也。

靜女其姝。俟我於城隅。

靜。貞靜也。女德貞靜而有法度。乃可說也。姝。美色也。俟。待也。城隅。以言高而不可踰。箋云。女德貞靜。然後可畜美色。然後可安。又能服從待禮而動。自防如城隅。故可愛之。○姝。赤朱反。說文作媯。云好也。說音悅。篇末注同。

愛而不見。搔首踟躕。

言志往而行正。箋云。志往。謂踟蹰。行正。謂愛之而不往見。○搔。蘇刀反。踟。直知反。蹰。直誅反。

〔疏〕

靜女至踟蹰。○正義曰。言有貞靜之女。其美色姝然。又能服從君子。待禮而後動。自防如城隅。然而不可踰。○有德如是。故我愛之。欲爲人君之配。心既愛之。而不得見。故搔其首而踟蹰然。○傳女德至可踰。○

正義曰。言靜女。女德貞靜也。俟我於城隅。是有法度也。女德如是。乃可悅愛。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。姝。連靜女。靜既爲德。故姝爲美色也。東方之日傳。姝者初昏之貌。以彼論初昏之事。亦是美色。故箋云姝姝然美好之子。干旄傳曰。姝。順貌。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。故爲順。亦謂色美之順也。城隅高於常處。以喻女之自防深。故周禮王城高七雉。隅九雉。是高於常處也。○女德至可愛。○正義曰。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。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畜也。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爲匹也。故德色俱言之。據女爲說。故云服從。待禮。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。然後乃動。不爲淫佚。是其自防如城隅。故可愛也。

靜女其變貽我彤管

既有靜德。又有美色。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。可以配人君也。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。史不記過。其罪殺之。后妃羣妾。以禮御於君所。女史書其日月。授之以環。以進退之。生子月辰。則以金環退之。當御者。以銀環進之。著于左手。既御。著于右手。事無大小。記以成法。箋云。彤管。筆赤管也。○貽本又作詒。音怡。遺也。下同。下句協韻。亦音以志反。彤。徒冬反。彤。亦也。管。筆管。著。知略反。又直略反。下同。

彤管有煒說懌女美

煒。赤貌。彤管以赤心正人也。箋云。說懌當作說釋。赤管煒煒然。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。美之。○煒。于鬼反。說本又作悅。毛王上音悅。下音亦。鄭說音始悅反。懌作釋。始亦反。

〔疏〕

靜女至女美。○毛以爲言有貞靜之女。其色變然而美。又遺我以彤管之法。不違女史所書之事。成其妃妾之美。我欲易之以爲人君之妃。此女史彤管。能成靜女之德。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。而喜樂其能成女

德之美。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。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。王肅云。嘉彤管之煒煒然。喜樂其成女美也。○鄭唯說釋女美爲異。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。故說彤管以有法。由女史執之。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。有進退

之法。而靜女不違。是遺我彤管之法也。○傳既有至人君。○正義曰。既有靜德。謂靜女也。又有美色。謂其變也。遺我以古人之法。即貽我彤管也。○傳古者至成法。○正義曰。傳以經云貽我彤管。是女史之事。故具言女史之法也。周禮。女史八人。注云。女史。女奴曉書者。其職云。掌王后之禮。職掌內治之貳。以詔后治內政。逆內宮。書內令。凡后之事以禮從。夫人女史亦如之。故此摠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。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。其罪則殺之。謂殺此女史。凡后妃羣妾。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。使女史書其日月。使知某日某當御。某日當次某也。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。即下句是也。生子月辰。謂將生子之月。故內則。妻將生子。及月辰。居側室。是也。此以月辰將產爲文。實有娠即宜退之。故生民箋云。於是遂有身。而肅戒不復御。是也。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。爲將產異其處。非謂始不御也。當御。以銀環進之。著於左手。既御。乃著於右手。金環不言著。略之。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。而令女史書之者。事無大小。記以成法也。此是女史之法。靜女遺我者。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。使妃妾德美也。此似有成文。未聞所出。定本集注。云女史皆作女史。○傳彤管以赤心正人。○正義曰。必以赤者。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。謂赤心事夫人。而正妃妾之次序也。○箋說擇至美之。○正義曰。以女史執此赤管。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。使不違失。宜爲書說而陳釋之。成此妃妾之德美。故美之也。

自牧歸荑。洵美且異。

牧、田官也。荑、茅之始生也。本之於荑。取其有始有終。箋云。洵、信也。茅、繫白之物也。自牧田歸荑。其信美而異者。可以供祭祀。猶貞女在窈窕之處。媒氏達之。可以配人君。○牧。州牧之牧。徐音目。荑、徒兮反。洵本亦作詢。音荀。共音恭。窈、烏了反。窕、徒了反。處、昌慮反。

匪女之爲美。美人之貽。

非爲「荑」徒說美色而已。美其人能遺我法則。箋云。遺我者。遺我以賢妃也。○爲。于僞反。注同。或如字。

〔疏〕

自牧至之貽。○毛以爲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。思有人歸之。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。歸我以茅荑。信美好而且又異者。我則供之以爲祭祀之用。進之於君。以與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。歸我以貞信之女。信美好

而又異者。我則進之爲人君之妃。又言我所用此女爲人君之妃者。由此女之美。我非徒悅其美色。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。故欲易之以配人君。○鄭唯下二句爲異。言若有人能遺我真靜之女。我則非此女之爲美。言不美此女。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。愛而不見。冀於得之。故有人遺之。則美其所遺之人也。○傳芻茅至有終。正義曰。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。芻者茅之始生。未可供用。而本之於芻者。欲取與女有始有終。故舉茅生之名也。言始爲芻。終爲茅。可以供祭祀。以喻始爲女能貞靜。終爲婦有法則。可以配人君。○箋茅絜至人君。正義曰。箋解以茅喻之意。以茅絜白之物。信美而異於衆草。故可以供祭祀。喻靜女有德。異於衆女。可以配人君。故言洵美且異也。言供祭祀之用者。祭祀之時。以茅縮酒。左傳曰。爾貢包茅不入。王祭不供。無以縮酒。是也。定本集注云。信美而異者。○箋遺我至賢妃。正義曰。箋以上自牧歸芻欲人貽己以美女。此言非女之爲美。美人之貽。則非美其女。美貽己之人也。故易之以爲遺我以賢妃也。

靜女二章章四句

新臺刺衛宣公也。納伋之妻。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。國人惡之。而作是詩也。

伋。宣公之世子。○新臺。脩舊曰新。爾雅云。四方而高曰臺。孔安國云。之。高曰臺。伋音急。宣公世子名。要。於遙反。惡。烏路反。

〔疏〕新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。○正義曰。此詩伋妻。蓋自齊始來。未至於衛。而公聞其美。恐不從己。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。待其至於河。而因臺所以要之耳。若已至國。則不須河上要之矣。

新臺有泚河水瀾瀾

泚。鮮明貌。瀾瀾。盛貌。水所以絜汗穢。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。○泚音此。徐又七禮反。鮮明貌。說文作泚。云新色。鮮也。瀾。莫爾反。徐又莫敢反。水盛也。說文云。水滿也。汗音烏。行。下孟反。篇註同。

燕婉之求籛際不鮮

燕·安·婉·順也。籛條不能俯者。箋云。鮮·善也。伋之妻齊女。來嫁於衛。其心本求燕婉之人。謂伋也。反得籛條不善。謂宣公也。籛條口柔。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。故不能俯也。○燕·於典反。又於見反。安也。婉·迂阮反。徐於管反。籛音渠。條音諸。鮮·斯踐反。王少也。依鄭又音仙。

〔疏〕新臺至不鮮。○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。故言所要之處云。公新作高臺。有泚然鮮明。在於河水瀾瀾之處。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。水者所以繫汗穢。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昏之行。是失其所也。又言齊女來嫁。本燕

婉之人是求。欲以配伋。乃今爲所要。反得行籛條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。是非所求也。○鄭唯不鮮爲異。○傳此鮮至之行。○正義曰。此與下傳互也。臺泚言鮮明。下言高峻。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。河瀾言盛貌。下言平地。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。以公作臺娶齊女。故須言臺。又言河水者。表作臺之處也。言水流之盛者。言水之盛流。當以繫汗穢。而公反於其上爲淫昏。故惡之也。○傳籛條不能俯者。○正義曰。籛條·戚施·本人疾之名。故晉語云。籛條不可使俯。戚施不可施仰。是也。但人口柔者。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。似籛條不能俯之人。因名口柔者爲籛條。而柔者必低首下人。媚以容色。似戚施之人。因名而柔者爲戚施。故箋云。籛條口柔。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。故不能俯。戚施面柔。下人以色。故不能仰也。時宣公爲此二者。故惡而比之。非宣公實有二病。故箋申傳意。以爲口柔面柔也。籛條口柔。戚施面柔。釋訓文。李巡曰。籛條·巧言好辭。以口饒人。是謂口柔。戚施·和顏悅色。以誘人。是謂面柔也。

新臺有洒河水浼浼

洒·高峻也。浼浼·平地也。○洒·七罪反。韓詩作灌。音同。云鮮貌。浼·每罪反。韓詩作泥混。音尾。云盛貌。

燕婉之求籛條不殄

殄·絕也。箋云。殄當作腆。腆·善也。殄·毛徒典反。鄭改作腆。吐典反。

〔疏〕

傳珍絕○正義曰·釋詁文·言齊女反得蓮條之行而不絕者·謂行之不止常然·推此·則首章鮮爲少·傳不言耳·故王肅亦爲少也·○珍當作腆·腆善·○正義曰·箋云蓮條口柔·當不能俯·言少與不絕非類也·故以上章鮮爲善·讀此珍爲腆·腆與珍·古今字之異·故儀禮注云·腆古文作珍·是也·

魚網之設鴻則離之

言所得非所求也·箋云·設魚網者·宜得魚·鴻乃鳥也·反離焉·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·而得宣公·

燕婉之求得此戚施

戚施不能仰者·箋云·戚施而柔·下人以色·故不能仰也·○戚·千歷反·下·遐嫁反·

新臺二章章四句

二子乘舟思伋壽也·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·國人傷而思之·作是詩也·

○爲·于
僞反·

〔疏〕

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○正義曰·作二子乘舟詩者·思伋壽也·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·爭相爲死·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·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·二子爭相爲死·卽首章二句是也·國人傷而思之·下二

句是也·

二子乘舟汎汎其景

二子。傲、壽也。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。公奪之。生壽及朔。朔與其母愬伋於公。公令伋之齊。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。壽知之。以告伋。使去之。伋曰。君命也。不可以逃。壽竊其節而先往。賊殺之。伋至曰。君命殺我。壽有何罪。賊又殺之。國人傷其涉危途往。如乘舟而無所薄。「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」。○汎。芳劍反。景如字。或音影。愬。蘇路反。令。力征反。隘。於賈反。駭疾。所吏反。本或無駭字。一本作迅疾。

願言思子中心養養

願、每也。養養然憂不知所定。箋云。願、念也。念我思此二子。心爲之憂養養然。

〔疏〕

二子至養養。○毛以爲二子伋壽爭相爲死。赴死似歸。不顧其生。如乘舟之無所薄。觀之汎汎然。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。猶二子爭死途往而亦不礙也。故我國人傷之。每有所言。思此二子。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。不

知所定。○鄭唯以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。○傳二子至不礙。○正義曰。以序云思伋壽。故知二子伋壽也。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。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。此言愬伋與公。傳言構伋子。服虔云。構會其過惡。亦是愬之也。此言先待於隘。傳言使盜待諸莘。服虔云。莘。衛東地。則莘與隘一處也。此言君命不可逃也。壽竊其節而先往。傳言壽子告之使行。不可曰。棄父之命。惡用子矣。有無父之國則可也。及行。飲以酒。壽子載其旌以先。此文不足。亦當如傳飲以酒也。旌節不同。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。衛世家所說。與左傳略同。云壽盜其白旄而先。言白旄者。或以白旄爲旌節也。言國人傷其涉危途往者。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。以二子途往。不愛其死。如乘舟無所薄。汎汎然迅疾而不礙。無所薄。猶涉危也。謂涉渡危難而取死。下言其影。以其影謂舟影。觀其去而見其影。義取其途往不還。故卒章云其逝。傳曰逝往。謂舟汎汎然其形往。影形可見。故言往也。

二子乘舟汎汎其逝

逝、往也。

願言思子不「瑕」有害

言二子之不違害。箋云。殺猶過也。我思念此二子之事。於行無過差。有何不可而不去也。○害。毛如字。鄭音曷。何也。遠。于萬反。

〔疏〕

二子至有害。○正義曰。下二句毛鄭別。○箋我念至不去。○正義曰。此國人思念之至。故追言其本何爲不去而取死。深閔之之辭也。

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

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

毛詩注疏校勘記(二之三)

阮元撰盧宣旬摘錄

○簡分

仕於伶官

小字本同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唐石經。伶作洽。相臺本同。案釋文云。洽官音審。字從水。樂官也。字亦作伶。正義標起止云。箋伶官至伶官。其上下文伶字盡同。此箋言洽氏世掌樂官。正義引伶倫

氏伶州鳩以爲說。考左昭二十年洽州鳩。釋文云。洽字亦作伶。漢書志洽淪。及人表洽淪。又呂覽同。皆用從水字。廣韻洽又姓。此序及箋。常本作洽。其作伶者。俗字耳。正義亦當本是洽字。或後人改之也。五經文字云。洽、樂官。或作伶。訛、亦其證。

伶人告縣

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鏜云。和誤縣。老國語是也。

萬舞干羽也

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小字本。相臺本。羽作舞。考文古本同。案羽字誤也。以干羽爲萬舞。是毛義。萬舞爲干舞。籥舞爲羽舞。鄭所易也。正義有明文。又標起止云。箋簡擇至干舞。亦可證。

不知者乃順上
傳改此箋耳。

可以御亂

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正義云。御、治也。謂有侵伐之亂。武力可以治之。定本作御字。如其所言非爲異本。當有誤也。今無可考。意必求之。或定本御非禦。

渥厚漬也

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此正義本也。云定本渥厚也。無漬字。考釋文渥下云厚也。亦無漬字。故下不爲漬字作音。釋文本與定本同也。

祭有異韡胞翟闈寺者

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。韡誤輝。案序下正義兩韡字可證。依此。正義本傳當作韡字。釋文云輝字亦作韡者是也。其引祭統。乃順彼文作輝耳。

其子小似柿子

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鏜云。椽誤柿。是也。○。按一本作似杼子。杼卽狙公賦芋字之或體。非機杼也。杼誤而爲柿耳。芋卽椽也。

○泉水

思之至也。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正義云。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。君子善其思。故錄之也。定本作思字。如其所言非為異本。富有誤也。釋文云。一本思作恩。或定本如此。但未有明文。明監本。毛本。作定本作

恩字。用釋文改耳。

以之衛女思歸。補毛本之作此。

無日不思也。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。無上衍我字。十行本初刻無。後剝添。考正義云。故我有所至念於衛。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。是箋本無我字。剝添者非也。

然則輶山行道之名也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道衍字。以聘禮注考之。是也。

士喪禮有毀宗躡行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士衍字。以聘禮記注考之。是也。

我還車疾於衛而返。小字本同。相臺本疾下有至字。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十行本初刻無。後剝添。案無者是也。此箋而返二字。即申傳至字之意。若疾下有至字。則而返二字無所施矣。相臺

本非也。

○北門

刺仕不得志也。唐石經。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正義云。不知士有才能。又云。言士者有德行之稱。其仕為官。尊卑不明也。是正義本仕當作士字。

出自至何出哉。補案經文。出哉出字衍。

摧沮也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。案正義云。則乖沮已志。定本集注皆云。摧、沮也。標起止云傳。摧沮。如其所言非為異本。當有誤也。今無可考。意必求之。或定本集注作摧沮也。

故以為摧為刺譏已也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為摧當摧我誤。是也。

○北風

虛虛也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。案此釋文本也。釋文云。虛、虛也。一本作虛徐也。正義云。但傳實詰訓疊經文耳。非訓虛為徐。是正義本當是虛徐也。與釋文一本同。標起止云。傳虛虛。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。段

玉裁云。經文作邪。鄭始易為徐。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。虛虛也者。主謂此上虛字。即空虛字也。正義本非。○按古之訓詰。有此一例。如易大傳。比者比也。剝者剝也。蒙者蒙也。說文亦云。已者已也。經傳不可枚

數。或疑毛傳內無此。因舉要之。褻之傳曰。要、褻也。毛公時安得有褻字。褻本作要。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。乃衣裳之要也。正與此虛虛也一例。古者虛本訓丘虛。因之訓空虛。嫌其義之不可定也。故釋之曰此丘虛字。其義

則空虛也。如易蒙者蒙也。謂此蒙艸名之字。其義則訓蒙覆也。

○靜女

言志往而行正小字本同。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亦同。相臺本·正作止。考文古本同。案正字是也。終風箋云。正猶止也。言正足包止義。不必與往字對文。相臺本非也。

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此云字當衍。

其信美而異者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。案正義說箋云。信美而異於衆草。又云。定本集注云。信美而異者。是正義本不與定本集注同也。但未有明文。今無可考。考文一本美作善。未見所出。

非為蕘徒說美色而已

小字本·相臺本·蕘作其。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亦同。案其者其經女字也。唯十行本作蕘。是誤字。

○新臺

之高曰臺補毛本之作上。非也。當是土字之譌。

○二子乘舟

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案正義云。汎汎然迅疾而不礙。釋文云。駛疾。所吏反。本或無駛字。一本作迅疾。正義本與一本同。

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閩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經作景。正義作影。景影古今字。易而說之也。例見前。餘同此。

不瑕有害小字本。相臺本同。唐石經初刻遐。後改瑕。案初刻非也。此經瑕字。毛遠也。以瑕爲遐之假借。鄭則如字讀之。故易爲過也。泉水經同。其釋文可證也。汝墳。天保。南山有臺等經用遐字。卽不畫一之例。

